

联 合 国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S

Distr.
GENERAL

A/49/641
S/1994/1252
4 November 1994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100(c)

安全理事会
第四十九年

人权问题：人权情况及特别报告员和代表的报告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

秘书长的说明

秘书长谨向大会成员、安全理事会成员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转交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按照人权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4/72号决议第37段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7月22日第1994/262号决定编写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94-43410 (c) 231194 231194 281194

附 件

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斯基先生
按照人权委员会1994年3月9日第1994/72号决议第37段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1994年7月22日第1994/262号决定提交
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第九次定期报告

目 录

	段 次	页 次
导言	1 - 9	4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0 - 93	5
A. 导言	10	5
B.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事实当局侵犯平民 人权的事件	11 - 34	6
C. 联邦	35 - 64	13
D. 干扰人道主义援助	65 - 67	21
E. 俘虏状况	68 - 71	22
F. 萨拉热窝和欧洲联盟在莫斯塔尔行政当 局的重建项目	72 - 78	23
G. 结论	79 - 86	24
H. 建议	87 - 93	25
二、克罗地亚	94 - 161	26
A. 序言	94 - 96	26
B. 司法系统	97 - 101	26
C. 少数民族的待遇	102 - 103	28
D. 非法和强行驱逐	104 - 111	28
E. 外国侨民和难民的境况	112 - 119	30

目录(续)

	段次	页次
F. 征兵、兵役和基于良心拒服兵役	120 - 123	33
G. 和解过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	124	34
H. 结论和建议	125 - 132	34
I. 联合国保护地区的情况	133 - 161	35
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162 - 203	42
A. 导言	162 - 167	42
B. 塞尔维亚	168 - 196	43
C. 黑山	197	50
D. 结论和建议	198 - 203	50
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204 - 243	51
A. 介绍性评论	204 - 206	51
B. 公平审讯权	207 - 210	52
C. 不遭受酷刑的权利	211 - 212	53
D. 免受任意逮捕的权利	213 - 214	53
E. 言论自由权	215 - 219	53
F. 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少数人的权利	220 - 224	54
G. 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225 - 226	55
H.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227 - 229	55
I. 难民状况	230 - 231	56
J. 进行普查和选举	232 - 237	56
K. 结论和建议	238 - 243	58
附录: 1994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给人权委员会 主席的信		60

导 言

1. 人权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于1994年3月9日通过第1994/72号决议,把委员会最初于1992年8月14日第一届特别会议期间设置的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请他继续酌情就该决议和其他有关人权的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委员会和大会提出定期报告。

2. 在该决议中,委员会又请秘书长除其他外,在联合国的整体预算范围内,向特别报告员提供额外的资源和一切其他必要的协助,使他能够完成任务,特别是提供经费以便派遣外地工作人员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从那里提出关于那里人权情况的第一手及时的报告。

3. 除了萨格勒布和斯科普里原有的外地办事处之外,在得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同意之后,于1994年4月在萨拉热窝又开设了一个外地办事处。

4. 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仍然拒绝批准在贝尔格莱德开设外地办事处,而且也不允许执行特别报告员职权范围内的任务。

5. 特别报告员指出,没有人权事务中心所从事的实地行动的协助,他的任务是不可能好好执行的。这些实地行动包括进行第一手调查,以及有效地把其他国际组织所收集的很可能被忽略或者疏忽的大量有关人权的资料引入适当的渠道。这些实地行动在对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所有地方进行人权监测方面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且已经发展成为将来冲突结束后在该区域可能建立的人权监测行动的一个核心。因此,让这项实地行动继续进行下去是非常必要的。

6. 这项实地行动的经费来源是联合国经常预算和自愿捐款。捐款到1994年底就基本上用完。为了确保这项实地行动的连续性,如果大会决定让它继续下去的话,就应该通过决议,从联合国的经常预算为人权事务中心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监测行动提供经费。

7. 自从特别报告员的任务期限得到延长,并在他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多次实地

视察,和他本人于1994年7月到萨拉热窝、基塞利亚克、上瓦库夫、布戈伊诺、特拉夫尼克、维泰兹、莫斯塔尔、梅杜戈利耶、比哈奇地区和斯科普里等地视察之后,已经发表了两份定期报告(1994年6月10日E/CN.4/1995/4,和1994年8月4日E/CN.4/1995/10)。第一份报告提请注意戈拉日德飞地内的人权情况,第二份则指出了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部和南部、比哈奇地区和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等地普遍存在的一些非常严峻的人权问题。

8. 特别报告员曾经多次在外地工作人员进行调查之后,与他任务范围内的国家当局进行交涉,请他们注意有关侵犯人权的具体事件或指控。对于每一宗事件,他都敦促对情况进行调查,必要时迅速加以纠正。对于这些交涉,有关的政府通常都会作出答复,但是他们的反应往往都不能令人满意。

9. 特别报告员表示感谢曾经协助他和他的外地工作人员执行任务的各个机构,包括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欧洲联盟监测团、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各个特派团以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他表示感谢本报告各节所提到的各个当地非政府组织,它们以极大的勇气和意志,向他提供了大量关于它们本国人权情况的可信资料。特别报告员还表示感谢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派驻在当地的工作人员一直以来所提供的支助。

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A. 引言

10. 本节中的资料,主要是根据分派给特别报告员,从1994年4月起就留在萨拉热窝的外地工作人员一直在进行的工作而编写的。特别报告员本人于1994年7月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进行了一次视察,去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部的很

多地方。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¹ 不允许特别报告员或者外地工作人员前往视察在它控制下的地区,本报告中关于那些地区的资料都是得自许多不同的国际性和其他方面的可靠来源。特别报告员感谢各种国际机构提供咨询意见以及在适当情况下提供协助和资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B.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和事实当局侵犯平民人权的事件

当地恐怖行动

11. 从特别报告员上一次提出报告以来,在巴尼亚卢卡发生的恐怖事件的情况并没有改变,又收到了许多关于严重侵犯所有各类人权行为的证据充分的报告。目前,特别是非塞族人,常常受到任意暴力行动之害,既没有警察保护,事件也没人去调查。能够说明这种情况的实例,是下述在1994年3月一个月内发生的攻击事件。在月初,一名72岁的穆斯林妇女在一次攻击中失去了她的双眼和双耳。大约在同一时间,一名穆斯林男子由于试图阻挡从他家抢东西的人而被枪杀。1994年3月2日,在希波沃有两名男子被人以处决方式杀死。3月11日,一名男子被正在抢掠财物的人击伤,后来因为警察拒绝让他接受医疗帮助而死亡。在整个月内,国际消息来源几乎每一天都有在城里和弗尔巴涅等外围乡镇发生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侵犯的报告。这种报告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后来发生在1994年6月的事情,报告中说,一个穆斯林家庭中的成年妇女受到一些波斯尼亚塞族邻居的性侵犯,以至迫使这个家庭要逃往他处。

¹ 本报告中凡是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或“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等词语,除非另有说明,否则都只是指在政治总部设在帕莱的事实行政当局中担任军职或民职的波斯尼亚塞族人。特别要指出的是,这些词语不是用来明指或暗指任何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波斯尼亚塞族人。

12. 特别报告员收到消息说,在9月初,有四名民主行动党的穆斯林党员,其中两人还在病中,被警察抓去,送到图尼采监狱。他们是在巴尼亚卢卡的家中被逮捕的,逮捕的时候,四个人看来都受到殴打和折辱,而且他们的家都受到破坏,一些宗教标志被涂污。

13. 收到很多报告显示,克拉斯尼采村(在巴尼亚卢卡附近)和其他地方的罗马人被当作攻击目标。报告显示,过去两年来,他们都是恐怖行动的受害者,有许多攻击人身的事件,还有许多不同形式的行政骚扰。例如,在6月中旬有可靠的报告说,有两名罗马人儿童被剧烈殴打,他们的家人也受到威胁。还收到许多报告说,有人用机关枪攻击民居。没有迹象显示地方当局正在调查这些事情。

14. 近几个月来一再有报告说,在巴尼亚卢卡地区,穆斯林和其他非塞族人的住所被人投炸弹和放火烧。在巴尼亚卢卡城内,最近的攻击事件特别集中在警察学院附近的房屋,巴尼亚卢卡的穆夫提、伊玛目和一家难民住在里面的那座房子于1994年7月15日被投了炸弹。1993年被摧毁的那些清真寺的废墟,城市当局正在把它们清理干净。1994年7月时,Mehdi Begova、Sefer Begova、Hadzi Kurtova三座清真寺的原址已经夷为平地,所遗留的墓碑都已经全部摧毁。

15. 从巴尼亚卢卡地区还收到非塞族人被扣押强迫劳动的报告。近几个月来,有些符合征兵条件但是拒绝参军的男子被强迫去前线或前线附近挖战壕,给他们居住的地方条件非常恶劣。还有一些事例,是非塞族人被强迫去塞族家庭和在农村活动中做奴役。有个报告说,有一次,当一匹老马拉不动一车柴薪的时候,波斯尼亚塞族平民把轭架套到三名穆斯林男子身上。特别报告员还听说了一些强迫12岁的罗马人男童和有病的成年人去劳动的事例。

16. 在巴尼亚卢卡可以看到的恐怖行动的情况,在普里耶多尔等城镇也可以看到,那里非塞族人的人权受到多种形式的侵犯。自从1994年3月29日,一批在比哈奇地区被杀的波斯尼亚塞族人的尸体运回城里以后,街道上的暴力行动明显地升级,波斯尼亚塞族平民攻击非塞族人,没有本地警察阻拦。到3月31日,已经有多达20名非

塞族人被杀死。那天以后,又收到一些可靠的报告,显示有许多非塞族平民被关在城里的几个拘留中心,受到殴打攻击和任意杀害。在普里耶多尔和另一些地方,近几个月的强迫劳动不仅是在前线干活,也有的是去帮助收割。

17. 在比耶利纳最近把非塞族人驱赶离开之前,情况与普里耶多尔也很相象,曾经收到一些可靠的报告说,那里也有平民拘留中心,并且也有非塞族人人身和财产受到侵犯的事例。不清楚的是,那个城里到底是谁掌握真的权力,因为一再有报告显示,对非塞族人进行恐怖攻击、剥削和后来加以驱赶的策划人,是一名没有任何“官方”权力的波斯尼亚塞族人。

18. 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所控制的地区内,有报告说曾经发生严重侵犯非塞族平民人权事件的地方有:波斯尼亚莫斯特、多博伊、萨拉热窝地区的格尔巴维察、莫德里查和罗加蒂察。在夏天的几个月中,数以百计被强迫劳动的人住在洛帕雷的几个营地里。有可靠的报告说,在特斯利奇也有强迫劳动,那里的非塞族人似乎还受到死亡威胁,以报复政府部队的进攻,而被迫参加工作队的有年纪很小的人和病人。

19. 特别报告员已经阅读了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于1994年7月替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转交给联合国的对他第六次定期报告的评论(E/CN.4/Sub.2/1994/45)。他注意到,事实当局承诺对一些具体的犯罪活动事件进行调查。不过,他指出,事实证明,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所作出的迅速、公正地调查一切犯罪行为的承诺是虚假的。

驱赶迁移

20. 从特别报告员的上一次报告以来,驱赶非塞族人离开这个区域的行动一直没有停过,有的是在做了或者没有做交换安排的情况下“自愿”离开,有的是被强行驱逐。不过,从1994年7月中旬起,驱赶迁移的规模大大升级。近几个月来,有两次主要的驱赶迁移浪潮,一次从巴尼亚卢卡地区转去克罗地亚,一次从比耶利纳地区转去图兹拉。也有人被赶离罗加蒂察等地区前往萨拉热窝,和赶离波斯尼亚莫斯特前往

图尔贝。从1994年7月中旬到9月19日,总共至少有7 000人被驱赶迁移。

21. 从1994年6月中旬到9月17日,大约有4 700名非塞族人被驱赶离开比耶利纳和亚尼亚地区,进入在政府控制下的地区。据国际消息来源报道,单单在8月份,被驱赶的人数就有大约1 000名。在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被驱赶的人数跃升到大约1 300名。国际消息来源说,1993年12月的时候,那些地区的穆斯林总人口为6 000人,而到了1994年9月17日,还留下的只有大约1 300人。许多迁走的人是“自愿”离开的,还要付钱才能得到参加人口交换的特权。但是,许多迁离的人,无论是被迫的还是自己选择离开,都受到主持驱赶行动的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骚扰和偷盗。至少有一次,在1994年9月初,一群总数大约200名被驱赶离开的人,每人只准留下20德国马克。有许多报告说,监督驱赶迁移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干出了侵犯人身的行为,包括强奸。

22. 虽然恫吓行为的细节与特别报告员前几次报告所描述的事件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比耶利纳和亚尼亚等地区的驱赶行动的某些方面情况值得注意。第一,要离开的主要都是妇女、儿童和兵役年龄的男子。曾经有几次兵役年龄的男子被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截留下来,继续强迫劳动。不过,也有报告说,有些兵役年龄男子在支付了1 000德国马克之后获准离开。第二,驱赶行动的受害人都是被运送到与政府部队对峙的战线地区,有时候还要经过长长的、艰苦的拖延之后,才被强迫徒步穿越“无人地带”。至少有一次,在1994年6月,曾经以向他们头顶开枪的方式,来加快他们行进的速度。驱赶行动的一个最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尽管它是由一名当地的波斯尼亚塞族人和他的追随者策划安排的,可是在帕莱的事实当局却声称完全没有参与它的执行。

23. 迁移离开巴尼亚卢卡的情况,看来大多符合在恐怖统治之下“自愿”离开的形式,即特别报告员前几次报告已经描述过的形式。驱赶迁移的行动往往组织得很好,用大客车把人送到克罗地亚边界,每次走的人很多。1994年6月中旬的某一天,被迁移的穆斯林和克族人就有大约460名。还有在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同波斯尼

亚塞族人签订协定之后进行的人口交换,例如在9月就曾经通过利夫诺进行。

24. 在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所控制的各个地区内,有一些塞族居民不支持针对非塞族人的恐怖行动和驱赶行动,并且有报告说,有些军队和(或)警察不愿意协助最近在比耶利纳地区进行的驱赶行动。又有报告说,布雷戈维的波斯尼亚塞族村民曾经插手挽救了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地区姆尔科尼奇格勒附近的巴利维奈还留存的最后两座清真寺。特别报告员知道巴尼亚卢卡等城镇里反对事实当局这些政策的塞族居民所受到的威胁,曾经收到一些关于他们被殴打和受到其他形式恐吓的报告。

对平民的军事攻击

25. 戈拉日德的局势仍然非常紧张,违反停火的事件多得数不胜数,大多数是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所为。当地平民和联合国人员多次被当作攻击的目标。1994年7、8月间,攻击更加频繁,高射炮、迫击炮等武器都用上了,每天都有平民死伤。例如,在1994年7月10日至16日一个星期内,据报道有三名平民在完全禁止武器区内遭到狙击手枪杀,7月27日又有三人在这种攻击中遇害。1994年8月28日,签订了一项反狙击协定。

26. 在萨拉热窝周围划定了一个禁止重武器区和签订了一项停火协定之后,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以重武器或狙击方式攻击平民的事件大为减少。1994年3月13日又达成协议,允许在市内由政府 and 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控制的地区之间有限度地自由往来。特别报告员已经亲眼看到这些事态发展所产生的一些效果,并且已经在他的第八次定期报告(E/CN.4/1995/10)中叙述过了,还提请注意该市显现出一种好象正常的气氛,尽管严重的问题仍然存在。到1994年夏天,各种必要的服务逐渐恢复,商业生活渐渐复原,黑市交易渐渐衰退,酒吧和小餐馆重新开门营业,人们可以相对安全地在街上行走,一直没有停顿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活跃。

27. 虽然有这些发展,但是攻击事件--特别是狙击手的冷枪--始终没有完全停止,从8月初以来,在发生的次数和致命性方面都有所升级。尽管几次签订了好象

1994年8月那样的反狙击协定,但是这种攻击仍然不停地发生。1994年10月3日,共有2 160次开枪事件(两方合计),是1994年2月签订停火协定以来一天最高的次数。用重武器进行的攻击也有所增加,特别是8月中旬以来。市中心和近郊城镇都受到攻击,目标包括住宅、路上行人和行驶中的车辆,例如满载乘客的电车。由于在1994年7、8月一个6天期间内受到多次攻击,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所以曾经暂时停止电车服务,后来恢复了才几天又要再次暂停两个星期。常常受到攻击的还有伊格曼山——目标除其他外,包括公共汽车和重型民用车辆——和飞机场。联合国人员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也曾经是攻击的对象,并且死了一些人。曾经好几次,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不肯保证不把公众集会列为攻击目标,有时候还实际上威胁要进行这种攻击。这种行为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件,就是五一节工人在市中心的集会,和本来拟于1994年9月初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来访问时在体育场举行的庆祝活动。

28.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萨拉热窝平民的攻击,还采取了封锁市内生活所必需的服务的方式。这类行动的最主要一种,是干扰人道主义援助,本报告稍后会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所有地方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另外,还有很多波斯尼亚塞族事实当局阻挡燃气、水和电力输入萨拉热窝的事例。在能够供电的时候,该市所能得到的电力供应在实际需求量的20%至50%之间波动,供电服务的改善除其他外,有赖于以修理人员为目标的波斯尼亚塞族狙击手的撤走。下面将会列出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干扰自由往来路线和有关的行為的事例。

29. 对萨拉热窝人民进行攻击和威胁的规模升高,以及有效地阻止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等令人失望的做法,几乎完全扭转了今年夏天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现在可以这样说,该市的人民将怀着在这场战争中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绝望、更加感到遭受国际社会遗弃的心情进入寒冷的冬天。

30.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一直间歇地攻击马格拉伊的平民,造成很多伤亡。单单在1994年3月的某一天内,就有大约1 300枚炮弹打到城里,被打中的除其他外,有一个医疗中心,造成5名医务人员死亡。7月26日,有报告说,一次迫击炮攻击造成8人死

亡。在那以后,陆续有关于炮弹打来造成受伤的报告。

31. 最近几个月,特拉夫尼克曾经受到猛烈的炮弹轰击和其他形式的攻击。1994年6月最后一个星期的炮弹轰击至少导致9人丧生。医院是炮轰的目标之一。8月份也有针对民间目标的猛烈炮轰。在1994年6月8日至14日那个星期内,有报告说在邻近的图尔贝,大约有15名妇女和儿童在军事攻击中死亡或受伤。在同一段时间,在布戈伊诺也有8个人,包括1名儿童,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攻击中死亡;自从特别报告员提出第六份定期报告(E/CN.4/1994/110)以来,那里经常有平民受到零星攻击的报告。

32. 收到一些报告说,斯雷布雷尼察、图兹拉等地方的平民曾经受到攻击,当地人和联合国人员都曾经成为狙击手冷枪和大炮攻击的目标。1994年3月11日,1枚炮弹在图兹拉炸死了父子两人,6月、7月和8月也有平民受到攻击的报告。对比哈奇飞地的攻击继续造成平民丧生。1994年4月初3名平民遇害的那种事件,起初都集中在那个地区的南部以及比哈奇城、察津等人口中心。但是,在所谓的“西波斯尼亚自治省”的部队溃散之后,攻击的目标转到该地区的北部,也造成了平民伤亡。这些攻击是从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两方的阵地发动的。

33.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还曾在下列各地攻击平民目标:特沙尼、热普切、维索科、瓦雷什、泽尼察、扎维多维契、特沙尼、格拉达查茨、克拉达尼和奥洛沃。此外,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在1994年7月、8月间曾经炮轰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地区。

34. 除了军事攻击引起伤亡和干扰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输送之外,围困和围攻一些孤立的小块地区内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人民,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人们终日闲着无所事事,更加重了这种压力。如上面说萨拉热窝的情况那样,人们普遍有一种绝望的感觉,以致有时候有人不顾一切地试图逃跑。例如在戈拉日德,有报告说,1994年6月13日,有100至150名穆斯林居民为了回到德里纳河东岸他们原来的家园,只差一点就越过了对峙线。

C. 联邦

35. 从司法制度上来说联邦现在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同时并存,同时,机关和结构逐步执行其职务。《联邦宪法》很重视保护人权,并且规定设立一些强有力执行机构,包括人权法庭和三个调查专员;它又规定,提议的每一个区都应当负责促进保护人权。

36. 《宪法》所保护的权力包括当前国际上所确认的国际人权法和其他尚未得到国际上充分确认的法律。《宪法》又作出明确的规定,其中包括将会改变“种族清洗”行径所产生结果的一揽子权利。《宪法》所规定的权利是通过把一系列国际文书合并到国内法的方式来执行的。《宪法》又进一步规定,可能在联邦范围内部署国际人权监测行动。

37. 在《宪法》的人权条款能够明确生效前,还需要采取许多步骤,其中包括克服解释宪法的问题。例如人权法庭和调查处等一些重要机构还没有建立。尽管《宪法》已经列入人权条款,但是,并没有明文规定在联邦内的波斯尼亚塞族可以发挥同等的作用,反之,在种族类别中把他们列为“其他”种族,这是使人很关切的。

38. 关于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特别报告员在结束上次访问后,发现商业活动绝无仅有,而且象发电和输电等基本企业也无法以财政上可以维持的方式从事营业。大体上在联合国保护部队的敦促下,来自不同社区的商业人士已经采取一些初步的行动,特别是有关重新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和生产队伍方面,这是值得欢迎的。象重建萨拉热窝和欧洲联盟莫斯塔尔行政当局等计划将会发挥重大的作用,这些计划将在下文予以讨论。

39. 如果要在联邦地区重建一个文明社会,那么恢复行动自由是很重要的,假如不能恢复行动自由,就不可能使经济复苏、促进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以及为尊重各种基本人权创造条件。由于实行停火以及《宪法》作出的一些规定,因此,可以朝恢

复行动自由方面采取一些步骤。在联保部队展开和解活动的大力促进下,采取了第一步行动,也就是1994年3月25日签署的《上瓦库夫协定》,按照这项协定,该国政府和波斯尼亚克族同意让妇女、儿童和非服役年龄的男子在符合某些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暂时在联邦地区内来往行动。服役年龄的男子必须在符合严格规定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来往行动。目前这些来往行动最长规定七天,除了当事各方的区域代表和执行的限制外,并没有规定每一次可以来往行动的人数。

40. 按照《上瓦库夫协定》,在联邦地区各地已经开辟了商业交通的通道,包括运货车辆和公共汽车的通道。目前大概有30条通道已经开辟。由于这些通道的使用以及开辟通往萨拉热窝的通道在重建市场经济方面发挥极端重要的作用,结果将会使黑市的重要性降低。有些地区人员发生抢劫问题,而且车辆也受到干扰,特别是人道主义救济车队。

41. 尽管对行动自由的一些限制已经解除,但是还没有造成流离失所人民大规模返回家园。这种延迟的现象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当前的协定仅打算解决临时性的来往行动。更重要的是,人权情况仍然很糟,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返回家园是很危险的,这种事实已经受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等国际机构的确认和强调。这些问题以当前波斯尼亚克族占大多数的地区为最严重,而且这种情况往往与地方当局采取的阻挠行径有关。莫斯塔尔和基塞利亚克的情况尤其令人关切。另外一种造成返回家园的重要障碍是缺乏适当的住房,这是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或者是已经被流离失所者所占据所致。

42. 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问题又与地方当局坚持执行对等办法有关,而且进一步使这种情况更为复杂。对等问题涉及一个城市只在可以重新安置所收容的流离失所者的情况下才容许别的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它们往往以没有办法向返回家园的人提供住房为借口。

43. 对执行返回家园措施构成最后和主要障碍的是有关要在全范围就这个方面采取最终的或明显措施的问题,其中包括在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下的地区采取

这种措施。

44. 流离失所人民返回家园的情况可以大体上说明如下:没有穆斯林返回波斯尼亚克族占绝大多数的地区,但是,已经有一些人从波斯尼亚克族地区返回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地区。还有一些返回家园和自愿放弃家园的情况,特别是从波斯尼亚中部克族占多数的地区前往黑塞哥维那克族占多数的地区,但是,也有一些人从穆斯林占绝大多数的一些地区前往其它穆斯林占绝大多数地区。

45. 泽尼察波斯尼亚塞族的情况已经使人感到很关切。尽管还没有迹象显示出现任何有系统的恐怖主义运动,但是他们受到骚扰和歧视的现象是很明显的。同时,单独的攻击事件和摧毁宗教标志——例如墓碑——也加强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印象。此外,人们广泛指控出现职业歧视现象,而且役龄男子受到拘捕和扣押。最近几个月以来,泽尼察有很多波斯尼亚塞族妇女、儿童和非役龄男子向伊利扎和萨拉热窝移徙,成为流离失所者。这些人移徙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而且他们认为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已经没有前途。有些报道说,移徙的人在离开前要缴付一笔钱。1994年6月27日约有250人遭到政府宪兵的抢劫。在这种移徙现象发生后,泽尼察波斯尼亚塞族人民已从1994年3月的8 000人下降到1994年7月份仅有5 000人。

46. 自从1994年7月以来从图兹拉收到可靠的报告,说明军队有拉夫现象,不管是什么民族背景,也不管有没有发出征召入伍通知,就把役龄男子拉夫。似乎在街上抓人,如果拒绝入伍,就予以监禁。

47. 自从发动戈拉日德的攻势后,在这个非地的波斯尼亚塞族平民的情况就更为恶化。尽管两名波斯尼亚塞族平民被谋杀的案件已经由警察进行调查,但是,有多个报告说明,发生欺压和骚扰事件,包括穆斯林平民发出致人于死地的威胁以及没收波斯尼亚塞族的房屋来容纳穆斯林流离失所者等事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控制的其它地点也收到关于波斯尼亚塞族受到骚扰的报告,其中包括萨拉热窝、布戈泽诺、格拉卡尼查、昆伊奇、斯皮奥尼查戈尔亚和扎维多维奇。

48. 波斯尼亚克族和塞族地区留下来的人都提出投诉,指出布戈泽诺地方当局

或穆斯林平民骚扰他们。特别报告员最近访问这个地区时也听到有关波斯尼亚克族和塞族受到骚扰的事件,包括在他访问前几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向克族居住的一栋房子投掷手榴弹。他又听说地方政府当局没有调查在战争时期发生的暴行,例如波斯尼亚克族35名当地知识分子受到屠杀的事件(这个问题特别报告员将会继续进行调查)。两族的代表说明,他们完全不能参加当地的政治进程。特别报告员在与当地穆斯林政治领袖讨论的过程中证实,对指控的暴行并没有进行适当的调查。但是,他们作出保证,将会对当地的波斯尼亚克族和塞族提供保障。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干事最近访问这个市镇时,发现这些问题仍然存在。据已予证实的报告说,已经逃离这个地区的克族人的房子受到当地人的抢掠,此外,地方当局拒绝让当地的克族人进入该镇文化中心所在的建筑物。

49. 离开布戈泽诺的波斯尼亚克族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的情况十分困难和缓慢。大部分克族流离失所者都留在普罗佐尔,当地的波斯尼亚克族地方当局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布戈泽诺当局坚持要按照对等安排,就是只有在普罗佐尔穆斯林在布戈泽诺的流离失所者获准返回家园的情况下,才会让克族返回家园。

50. 据报下列地区的波斯尼亚克族受到骚扰:萨拉热窝、瓦雷斯、亚布拉尼察、克拉尔伊弗斯卡苏伊斯卡和戈查戈拉。据报在1994年4月间有30名克族人按照上瓦库夫协定从基塞利亚克前往查看他们的房子时被当地警察拘捕。在亚布拉尼察,一群从前驻在莫斯塔尔的政府部队重新部署到这个市镇以后,关于波斯尼亚克族受到骚扰的报道就大为增加。发生了受到了威胁的事件,例如在亚布拉尼察的克利斯村就发生这种事情,并且据报当地的学校必须教授阿拉伯文。但是,最近指称当地的克族人在前线遭到强逼劳动的事情则没有得到证实。

51. 政府部队和波斯尼亚克族部队限制行动自由的行动对萨拉热窝的所有居民都有所影响。自从1994年3月15日与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达成协议后,又开通了交通通道(1994年7月26日以后除了其中一条以外,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关闭了所有通道)。同时又与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达成协议,可以从他们控制下的萨拉热窝地区

前往政府控制的地区作短期访问,或者从政府控制的地区到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控制的地区访问。但是,如果要得到这些机会,除了上瓦库夫协定所规定的条件以外,还要满足其他的条件。举例说,政府的条例规定,关于申请前往在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控制下的萨拉热窝地区作短期访问或者是出国时,必须要检查各种证件,事实上这种手续可能会长达一个月。在实际申请到萨拉热窝另一方的地区访问时,政府当局和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办理手续的时间就更长了。据报上述当局通过派出宪兵陪同访问者的作法--最少在初期是这样--来阻挠短期访问。

52. 收到很多报告,其中说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部队的第五军和忠于比哈奇政府的警察采取种种行动,特别是在所谓“西波斯尼亚自治省”在亚卜迪奇先生领导下的部队被击败以前。1994年7月他的两位军官被政府部队杀害:据说他们最初受到毒打,然后才被处死。特别报告员在审查了所得的证据后,发现没办法对这项指控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是,可以证实的是,亚卜迪奇的另一个支持者被政府部队抓到后,被剥光衣服,在他母亲面前走过,并且在比哈奇路上游街。在与亚卜迪奇先生的部队发生冲突期间,特别是在1994年5月间,驻在很靠近内对峙线的村民有很多人被逼离开家园,居民被送往比哈奇以南的地区。比哈奇和察津的亚卜迪奇先生的支持者据报也被赶出家园。

53. 比哈奇南部的波斯尼亚塞族居民受到警察和穆斯林平民的骚扰和攻击,他们表示对于当局提供适当保护,以免受到犯罪帮派的攻击方面的意愿缺乏信心。1994年5月24日一个67岁的塞族老妇被来历不明的攻击者杀害,5月29日另一位68岁的妇女受到重伤,因此,当地的塞族认为没有得到适当的保护。1994年10月10日至11日发生另一件杀害事件,比哈奇一位著名的波斯尼亚塞族居民两手被绑在背后,然后被枪杀。当地的波斯尼亚塞族认为,这宗谋杀事件是政治原因所造成的。还发生了使波斯尼亚塞族人受害的其他事件,其中包括1994年4月21日在察津发生一宗波斯尼亚塞族被警察毒打的严重事件,这个事件已经获得证实。据报干这件事的警察已经被辞掉,但是这个警察没有受到起诉。据报察津也发生塞族人被驱逐的事件。

54. 自从1994年8月政府军在比哈奇北部部署和重新建立政府的控制之后,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有任何骚扰亚卜迪奇从前的支持者或采取报复行动的方案。但是,据报有进入屋子抢劫的小规模行动。

55. 特别报告员对于亚卜迪奇先生的前分离政权的人权记录表示甚为关切。特别报告员在与亚卜迪奇先生谈话时发现他对实质控制下的人民的权利抱着蓄意蔑视的态度。特别报告员已经在第八次定期报告(E/CN.4/1995/10)中已经提请注意,他在1994年7月访问大克拉杜沙的平民扣押营时发现该营的状况不能接受。并且接到各种报告,说明反对他的人被辞退,而且他们的商业和店铺又被关闭。起初亚卜迪奇先生允许少数人在他控制下的地区来往行动,但是必须向他交一笔钱。

56. 1994年8月21日亚卜迪奇先生的政权瓦解后,比哈奇北部大概有3万人逃亡,进入联合国保护地区的北部。其中有一些人是自愿逃亡的,但是有很多人好象是被亚卜迪奇先生的战败部队所逼而逃离的。约有1万6千名因外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民在巴特诺加附近一个已经荒废的养鸡场住下来,其余的人后来在隔离地区卡尔洛瓦茨以南的图兰住下来。这些人民的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而且在冬季来临时就会更为恶化。图兰地区的情况尤其使人关切,因为那里埋藏了很多地雷(已经有4个人因此丧生)。因外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民返回家园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定居的前景很不明朗。克罗地亚政府拒绝让他们进入在其有效控制下的领土。尽管政府宣布大赦和不会把他们征召入伍,同时保护部队和难民专员办事处又执行建立信心措施,但是,由于人们继续怀疑会受到政府部队的报复攻击和惩罚,因而返回比哈奇家园的可能性显得很渺茫。尽管有小部分由于外力而流离失所的人民对他们返回家园的安全问题怀有戒心是合理的,但是,大部分流离失所人民的恐惧心理主要是由于亚卜迪奇先生及其追随者所展开的宣传所造成。这种宣传由于希望返回家园的人感觉到威胁,或企图散播谣言者的活动而产生更大影响。例如在1994年10月1日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图兰难民营散发传单,以便向因外力流离失所人民说明他们可以实际作出的选择时就受到攻击。

57. 在特别报告员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E/CN.4/1994/110)以后的期间,据报在布尔奇科发生政府军攻击平民的事件。根据报道1994年5月中的炮轰行动引致五个人死亡,18人受伤。尽管达成停火协定,但是6月、7月间继续发生重大攻击行动。其中一宗特别严重的事件是,在1994年6月12日在克罗地亚边境的奥拉谢镇发生发射火箭事件。继续收到可靠的报告,说明波斯尼亚政府从有很多非战斗人员的地点向波斯尼亚塞族的阵地发动攻击。其中一宗意外事件发生于1994年9月18日,当时政府军从萨拉热窝附近的住宅区发动攻击,引起波金的波斯尼亚塞族的还击。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第六次定期报告所述在福伊尼察发生杀害宗教人员的事件已经提起司法诉讼。

58.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7月进行访问后,在第八次定期报告(E/CN.4/1995/10)中提请注意莫斯塔尔的局势,其中特别强调受到波斯尼亚克族部队的破坏以及穆斯林平民遭受深重苦难的情况。自从实现停火以来,穆斯林继续成为侵害人权事件的受害人,而且当地警察没有保护他们的利益。据报在1994年5月间的10天内,莫斯塔尔西部有10个穆斯林被杀害,当地警察没有采取行动,没有对犯罪者绳之以法。从那个时候起一再收到可靠的报告,说明警察和军人攻击穆斯林平民,或者没有按照提供的资料采取行动,或是没有拘捕众所周知的肇事者。而一再收到有关发生骚扰和敲诈的报告,其中包括身穿克罗地亚防务委员会(防务委员会)军服的人员对穆斯林家庭进行掠夺行动。

59. 由于莫斯塔尔西部被恐惧气氛所笼罩,因此,正在产生穆斯林移徙该市东部的现象。按照波斯尼亚克族地方当局所说,莫斯塔尔西部发生的暴力行动中大部分是无法控制的团伙所干的。但是,看来这些暴力行动并不是任意进行的,好象是专门对付穆斯林的长期居民。波斯尼亚克族在反抗骚扰穆斯林事件时也受到迫害。例如说,1994年7月收到报告,其中说明一个男子受到防务委员会部队的威胁,如果他不把曾在他家里居住的一个穆斯林妇女交给军事当局,就把他驱逐到莫斯塔尔东部。

60. 波斯尼亚克族当局在莫斯塔尔作出侵犯人权的行动采取了其他形式,其中

包括剥夺该市东部地区的适当电力和电话服务,并且干预人道主义协助和援助的进行。自从上文所说的欧洲联盟行政当局正式设立和这个城市实行非军事化以后,侵犯行动的规模就缩小了。同时行政当局采取的主动也大幅度减少了恐怖团伙的活动。但是,继续收到有关严重违反人权事件的报告,包括1994年9月从克政府军阵地发炮攻击欧洲联盟行政专员办事处的事件。

61. 在波斯尼亚克族地方当局控制下使人感觉到关切的另一个主要地区是基塞利亚克。特别是在1994年上半年,据报有多股身穿克政府军军服的武装人员对穆斯林和其他人进行攻击。七月份收到一些使人不安的报告,其中说明有一个男子在这个城的中心被上述的犯罪者杀害,他是一个穆斯林。一个穆斯林医生陪同病人从瓦雷斯返回这个市镇时失踪,人们怀疑他已经死亡。从克罗地亚返回的波斯尼亚克族成为这些攻击行动的受害人,就在同一个月里有三个波斯尼亚克族人被身穿军服的人员从该市的监狱里拉出来,指他们是“逃兵”,然后送往游街,并且加以毒打,其中一个人就此死亡。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当局正在调查这个事件。最近特别报告员在第八次定期报告中提请人们注意,基塞利亚克附近的罗蒂尔伊村的穆斯林居民正在恐惧状态下生活的情况。

62. 从瓦雷斯和福伊尼察移徙现时住在基塞利亚克的波斯尼亚的克族人的行动自由正在受到基塞利亚克当局的干扰,该镇当局停止了前往瓦雷斯的公共汽车服务,并且对于按照上瓦库夫协定前往瓦雷斯的人数加以严格的限制。

63. 普罗萨尔的局势使人感觉到关切。据报该镇正在波斯尼亚克族非正规部队的控制之下,并且在没有合法授权的情况下行事,不过,联邦的领导人没有采取行动来予以解散。该镇的领导人似乎坚决反对让在发生战争期间流离失所的穆斯林返回家园。

64. 据报穆斯林或其产业受到攻击的其他地点如下:布索瓦查、托米斯拉夫格勒、格波雷齐(在托米斯拉夫格勒附近)和利夫诺。在这些地点的当地穆斯林说,他们对警察提供保护或调查攻击事件方面没有信心。

D. 干扰人道主义援助

65. 前往戈拉日德的护送车队遇到了许多干扰和偷窃事件。这种事件的典型是1994年7月最后一个星期的针对联合国援助护送车队的小型军火和检查站一再阻挠护送车队的事件。有时,只有在卸下一部分人道主义援助货物之后,象1994年8月底那次是搬走食品后才让护送车队通行。波斯尼亚塞族的实质当局也不准严重病人乘直升机撤走,因而干扰了戈拉日德的人道主义活动。1994年7月21日,特别报告员发出吁请立即取消不准撤走命令的呼吁,因为这将危及约34人的生命。波斯尼亚塞人实质当局最后只容许在1994年10月5日撤走,那天包围领土内有24名病人搬走。迟迟不发同意书导致两位病人死亡。

66. 开辟若干进入萨拉热窝的道路的协议导致人道主义援助情况显著改善和萨拉热窝内黑市实际崩溃。但是,1994年7月26日,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关闭了一个只供联合国军事运输使用的机场口,从而不只大大妨碍了通往该城市的人道主义援助,而且也大大妨碍了通往波斯尼亚北部和东部的许多据点。在通往波斯尼亚塞族各检查站的运输流动实施新的限制更使困难增加。最近几个星期,进出该城取道Igman 山路的司机遇到极多狙击手和其他攻击事件。其中一个事件是1994年7月27日攻击从维特兹到戈拉日德的路上的护送车队,导致英籍联合国驾驶兵死亡,另两名驾驶兵受伤,和20 000升燃料起火燃烧。从1994年7月起,波斯尼亚塞族部队对萨拉热窝机场的攻击显著加强,加上政府军的攻击造成机场时常关闭,从而妨碍了人道主义援助实施和医疗撤出的计划。限制人道主义援助流动的其他行动包括继续企图扣留护送车队所载运物资。继1994年8月底波斯尼亚塞人实质当局要求收取难民专员办事处运往萨拉热窝的30%燃料货物事件之后,护送车队必须改道运往泽尼察。

67. 由于地方当局的一些决定或军事攻击,例如影响到萨拉热窝机场能否作业等,已使政府控制区的人道主义援助供应受到干扰。因此,据报道,市政管制特拉夫

尼克市的援助约30%必须调供军方。莫斯塔尔东部于1994年7月所开业的一家急救医院因地方政府当局设置的行政难题而复杂化。莫斯塔尔东部居民在该市非军事化和设立欧洲联盟行政当局之前,也经常受到波斯尼亚克族军的干扰人道主义援助运输。今年初其他地方也送来类似的干扰报告,那些地方是住在波斯尼亚克族控制的区域包围圈内穆斯林小社区,例如基塞利亚克附近的Rotilji、和维特兹的 Stari Vitez。特别报告员在上次出差期间审查了这两个城镇。现在又出现了问题:9月初报道波斯尼亚克族企图对通过其实际地方控制的领土的所有燃料征收100%的税。

E. 俘虏状况

68. 继政府与波斯尼亚克族之间和平和解之后,双方商定各方释放其俘虏。这项和解于1994年5月开始实施。各方现在都正好扣留三名俘虏,他们都在冲突期间被控犯有严重罪行。

69. 经长期和困难的谈判之后,由红十字委员会赞助,并在联保部队参与下,1994年10月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军之间进行一次换俘。部队从萨拉热窝、维舍格勒、Roca、Batkovic和Rudo 的监狱里释放了166名俘虏。政府释放了监禁在Konjic、萨拉热窝和戈拉日德的166名俘虏。10月10日,双方又释放了21名俘虏。遗憾的是,释放人数只占1994年6月8日双方商定人数的三分之一,各方都还继续扣留约300名战俘。

70. 本报告已提请注意波斯尼亚塞族军控制地区俘虏的困境,特别在比耶利纳的俘虏被迫从事经常非常危险的劳工。据报道,红十字委员会已获准会见了关在对峙线附近的至少220名俘虏。

71. 比哈奇袋形地带内现在虽然已结束内部对峙,但是政府目前还在那里监禁了约1 400名俘虏。

F. 萨拉热窝和欧洲联盟在莫斯塔尔行政当局的重建项目

72. 联邦的两个重要城市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都采取了重要的倡议。萨拉热窝现在利用安全理事会1994年3月4日第900(1994)号决议所规定的重建方案,而莫斯塔尔现在是归欧洲联盟的行政管辖。两个倡议都对保护人权有深远的影响。

73. 根据萨拉热窝的重建项目,将任命一名特别协调员,并于1994年4月16日开工,它如果执行成功,将在重建公民社会说明起中心作用。它将复兴工业,制造普通工作和生活环境,和促使更有效地实施教育制度。执行期间将制造重要的就业机会。方案计划完成时已取得一些进展,也已收到了捐款,同时也开始执行项目。但是,遗憾的是,缺乏资金妨碍进展。而且,主要来自波斯尼亚塞族部队的军事和有关行动妨碍了计划执行。

74. 为使重建项目成功,仅有资金和波斯尼亚塞族实际当局的合作还是不够的。必须恢复全国各地的迁徙和通讯自由。这些自由不能只限于商务,而且必须扩展到任何目的的所有言论和行动。承认基本民主原则,确保萨拉热窝人民密切参与执行重建项目也是必要的。提出的其他人权问题是应该确保执行该方案和公平决定具体项目的性质和分配合同方式的正当劳工措施。这些评论经必要的修正后适用于其他重建项目,包括下文所说的莫斯塔尔项目。

75. 1994年7月23日设立了欧洲联盟莫斯塔尔行政当局,其目的是重新统一该城市,并为其所有居民制造过正常生活的条件。按照所有各方商定的谅解备忘录的规定,行政首长领导的行政当局行使的权力比萨拉热窝重建项目还大。城市管理的所有问题都给予解决,其中包括警察和公共秩序,恢复迁徙自由以及基础设施和经济复苏。

76. 行政当局负责的警察任务很繁重的,涉及部署欧洲联盟警察,发挥组织、监测和调查作用和重建统一的警察制度。编写本报告时只部署了预定的185名欧洲联盟警察中的50名,但是这个数字正按一个星期10名的速率增加。这些警察都已收到

关于调查案件的资料,而且也已开始拟订联合警察巡逻方案。

77. 先是联保部队在恢复城市内部迁徙自由方面起了中心作用,接着欧洲联盟行政当局也继续起作用。1994年5月29日的主要协议容许有限移动和商业运输进入莫斯塔尔东部。从那以后,又实行了四个协议。谈判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出现波斯尼亚地方当局不愿确认莫斯塔尔东部居民有权自由迁徙,但是经长时间的谈判和补偿性的交易之后,它才让步。

78. 重建该城基础设施和制造就业方面已经开始工作。在联保部队和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下,莫斯塔尔东部和西部已修复了许多基本的公用事业,一座桥梁的重建工程也正在进行。

G. 结论

79. 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控制地区目前因强制和恐惧引起的难民潮是1992年夏天以来最大的。穆斯林、波斯尼亚克族和罗马人都被屠杀、拷打,其中包括强奸、财物和职业被抢走。他们也被剥夺了坚守教育和使用的医疗设施权利。在这些地区也出现波斯尼亚塞人滥用权力,抵制实质当局情事。

80.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若干据点都还有军方对平民目标程度不同的攻击事件发生,杀死了数百男女老少。主要的肇事者是波斯尼亚塞族部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部队也在发动攻击平民,布尔奇科地区特别严重。

81. 结束政府和波斯尼亚克族之间对峙和建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是重要的良好发展。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的重建倡议也应该当作是一个积极的步骤。但是,联邦领土内依然出现侵犯人权的情事。

82. 大批难民自愿回家还没有出现。一些地方当局的态度以及缺乏充分安全和不受迫害的保障是影响局势的若干因素。

83. 联保部队在联邦控制地区促进和解和发动社区间倡议方面起重要作用。保护人权也将利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1994年9月30日第947(1994)号决议对秘书长

1994年9月17日报告(S/1994/109和Add.1)规定的联保部队国际民警组成部分所起的作用。

84. 比哈奇北部的流入联保区北部到达30 000人口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他们无法取得客观新闻,使他们对自已的未来目的地作出自由而完全知悉内情的决定。

85. 交付人道主义援助目前经常受到干扰,医疗撤出方案也时常遇阻。主要的肇事者是波斯尼亚塞族实质当局,虽然波斯尼亚克族地方当局和政府也推动了一些干扰。

86. 所谓“安全区”的情况依然是引人关切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其不容侵犯的各项决议依然只是局部执行。

H. 建议

87. 由于“联系小组”缔结和平工作方面的僵局,继续违反基本人权的情况才得以延续下去。特别报告员提请注意他前几次报告中的建议,即和平协议必须确保立即停止人权侵犯。他也重申和解应确保所有难民回家的权利。

88. 特别报告员再度重申这些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并重申法庭必须树立区域人民眼中的权威性,其方式是切实流通新闻和迅速起诉案件。

89. 国际社会的支持是联邦所亟需的,而且它应提供联邦生存所需的咨询意见、技术援助和资金。目前特别重要的是,萨拉热窝和莫斯塔尔倡议吸引捐助国的慷慨支持。

90. 特别报告员特别提请注意应恢复联邦内迁徙的完全自由,并允许所有难民在没有地方当局强加相交换件的情况下回家。

91. 保护联邦人权除其他外,还需要部署大型的国际人权监测特派团。这应立即进行,而且特别报告员也请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和其他机构即时开始计划这个行动。

92. 下一个冬季,也就是目前的冲突的第三个冬天,将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的全体人口受到严重灾害。特别报告员促请国际社会向难民专员办事处和其他人道主义机构提供充分支持,使其能够努力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人口输送救济。他也吁请冲突各方停止干预人道主义援助的输送和医疗撤出。

93. 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一贯指出宗教领袖在克服互恨和敌对,恢复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制造公正和平方面能起的重要作用。这方面赞扬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访问萨拉热窝是适宜的。特别报告员希望其他的宗教和教会领袖采取类似的个人和共同倡举,解除仇恨加深。

二、克罗地亚

A. 序言

94. 本报告主要以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所收集和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一手资料为根据。

95. 特别报告员赞赏在执行其任务时,克罗地亚共和国当局提供合作。不过,他指出在一些情况下,不准其外地工作人员获得某些资料。1994年8月15日,特别报告员致函克罗地亚共和国外交部长,对该国的人权状况表示关切。1994年9月30日,他收到复信,内载解决该问题的部分办法。

96. 特别报告员感谢克罗地亚反战争运动、人权公民委员会、克罗地亚赫尔辛基委员会、达尔马提亚人权委员会、达尔马提亚团结委员会和塞尔维亚民主论坛在收集和评价违反人权资料方面与人权中心驻萨格勒布外地办事处合作。

B. 司法系统

97. 根据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第121条,议会的下院提名高等司法委员会的候选人和后来由上院推选。委员会,除其他外,有权任命法官和检察官和解除他们的职务。由于法院法(Narodne Novine, No. 3, 1994年1月14日,第53-64页)规定法官的任

期为终身制,委员会的组成对建立公正独立的司法系统至关重要。因此,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在挑选候选人作为委员会成员期间发生严重违规的事件。

98. 执法的独立和公正是有效保护人权的基础之一。以下案件令人非常怀疑克罗地亚境内为保证这个系统所采取的措施。据报从未对于1991-1992年杀害塞族人的一些罪行进行适当调查,尽管已知道谁是肇事者,但他们并未受到惩罚。1991年12月,Zec夫妇和其12岁女儿在萨格勒布被杀害,几天后有五名嫌疑犯被捕。根据可靠的资料来源,其中四名嫌疑犯是特别警察部队的成员。该五名嫌疑犯承认进行谋杀;不过,基于程序理由,他们被捕后不久获得释放,从未受到惩罚。在另一宗案件中,克罗地亚独立铁路工会第一任会长,Milan Krivokuca,1992年12月17日在萨格勒布他的住房外面遇害以前,他曾多次受到被杀的威胁,已严重地指控有关谋杀的可能的政治动机。警察从未完成调查工作,也并未实行任何刑事诉讼。1991年11月有19人被拷打、被处死和埋在Pakracka Poljana的公墓。一些属于特别警察部队的肇事者承认犯下这些罪行,但他们全部获释和刑事诉讼停止实行。最后,特别报告员收到报告,1992年,在斯普利特至少有八名据称嫌疑为塞族人的人被杀害。他们是:Gojko Bulovic、Nenad Knezevic、Dalibor Sardelic、Djordje、Vesna Gasparovic、Ivan Nedeljkovic、Spiro Pokrajac和Magreta Slavic。头3名受害者是在“Lora”兵营被杀。不过,并从未对这些案件进行刑事诉讼,也没有人受罚。

99.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个定期报告(E/CN.4/1994/110,第85段)中指出1993年底任命的调查员在其作为基本人权的保证人的任务方面发挥有限的效力。自那时候起,并未注意到这个机制的作用有任何改进。

100. 特别报告员欣悉他收到有关按照人权和自由及民族和种族或少数民族权利宪政法的规定,即将设立一个临时人权法院的资料(同上,第86段)。他希望随着这项发展,克罗地亚共和国议会和欧洲联盟将迅速任命法院的成员。

101.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个定期报告(同上,第87段)中还对延长1991年和1992年制订的紧急措施的适用期会严重威胁对人权的保护表示关切。这些规定仍然生

效。因此,他再次重申其呼吁,强调这些规定的过度延长与创建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民主国家的进程不符。

C. 少数民族的待遇

102. 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骚扰和歧视塞族人的事件的资料。由于恐惧,许多刑事骚扰事件的受害人都没有报警。据说,有几宗案件涉及塞族人无缘无故地被逮捕,遭到审问和殴打。不过,在一些案件中,已对使用暴力的警察进行惩罚。

103. 特别报告员获悉自1994年2月至5月,不同人士其中包括重要的克罗地亚政治家在罗维尼医院对一些塞族医疗人员进行反面宣传运动。三名在罗维尼医院接受治疗的克罗地亚伤兵指控非克罗地亚工作人员,包括医生虐待他们和对他们挑衅。为核查指控而设的特别议会委员会的主席首先对被控医生的公民身份证的正确性表示怀疑。卫生部长,Andrija Hebrang先生在接受Novi List的采访(1994年2月24日)时,表示他相信引起冲突的确切原因是塞族工作人员在医院工作,他说:“在罗维尼,伊斯特拉中部的医院,有30%的工作人员是非克罗地亚人,这种情况不是前南斯拉夫政权偶然造成的。他进一步说,由于“我们的病人和这些医疗人员”仍然一块住在医院,就不能解决冲突。克罗地亚传播媒介发表许多指控医生犯下不同罪行的耸人听闻的片面报道。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收集了可信的证据,证明对有关工作人员的指控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该问题很快在公共议程上消失,自1994年5月以来,新闻媒介也很少提到此事。不过,特别报告员关注被控的荣誉和尊严受到严重损害和没有为此采取任何补救措施。

D. 非法和强行驱逐

104. 自特别代表提出第六个定期报告以来,克罗地亚境内的非法和强行驱逐情况基本上并未改变。不过,必须指出,自1994年3月以来,没有收到任何报告说明现役士兵把住在属于前南斯拉夫国防军的住房的租户人非法和强行驱逐的事件(同上,第

97、98段)。不过,实地工作人员所调查在1994年3月以前发生的所有事件都与现役士兵有关和违反克罗地亚法律,但当局并未采取刑事或纪律措施以便惩罚他们。此外,并未对遭到非法和强行驱逐的受害者给予任何财政赔偿。

105. 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收到许多报告指出裁定被驱逐者胜诉的司法判决没有得到实行。在一些案件中,不实行判决的理由是,流离失所者住在被占据的住房。例如,卡尔洛瓦茨住房委员会主席在给一名被驱逐者的信中写到:“当在联保部队的援助下执行万斯和平计划时在流离失所者开始返回其乡村时,也将会审查流离失所者被逐出国有住房的问题”。

106. 根据1991年7月24日禁止在克罗地亚共和国领土内转让房地产条例(Narodne Novine, No. 36, 1991年7月24日,第983页),目前出现新的驱逐浪潮,该条例除其他外规定自1991年7月24日起禁止转让属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机构,包括南斯拉夫国防军的房地产。按照克罗地亚当局对此条例的解释,凡于1991年7月24日以后给予新房客的保有人的所有决定无效。自那时候起政府已宣布发生大约3 600宗驱逐事件。不过,对条例的解释和效力令人关切,克罗地亚宪法法院已审议此事项。关于国际人权文书,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争议中的条例的执行违反了享有合法诉讼的权利和私生活或家庭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的权利以及免受基于种族或社会背景的歧视的权利。

107. 当地非政府组织和房客要求克罗地亚当局在全面解决曾属于南斯拉夫国防军的住房问题以前停止所有驱逐行动。当地和国际观察员的存在似乎是推延大部分预定的驱逐的部分原因。在最近发生的一次事件中,9名当地观察员从争议中的住房被带到警察局受到讯问。1994年9月27日,当地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其他人士在驱逐期间遭到警察痛打。1994年10月12日,克罗地亚爱国战争伤残退役军人组织的成员尽管未经法院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裁决,在萨格勒布把房客赶出军事住房。在这次事件中,警察并未采取任何干预措施保护房客。

108. 令人很关切的是,在发生驱逐事件期间,高级官员同时声明,驱逐政策是合

理的和要求某类人,例如塞族人对在克罗地亚战争中发生的事件承担集体责任。

109. 特别报告员获得当局保证,设立管制委员会以管理根据1991年12月4日的临时使用住房法成立的住房委员会的活动。但他从未获悉该委员会的工作的结果。此外,最近关于修改住房出售法,容许属于南斯拉夫国防军的住房出售的建议似乎并未对合法房客提供保证。

110.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15日的信中提到四宗非法和强行驱逐案件。外交部长在其复信中提供一些有关此宗案件的资料。部长认为两宗驱逐案件合法,另一宗仍然由法院审理。特别报告员对四名房客全都遭到武力驱逐和此事未经合法诉讼表示关切。

111. 1994年10月12日,特别报告员还致函克罗地亚政府,指出非法和强行驱逐事件屡见不鲜,该政府除其他外,根据其国际承诺有义务采取有效措施,以停止这些驱逐事件。他还要求关于两宗案件的报告。外交部长在其1994年10月14日的复信中保证在不久的将来对这些案件提出答复。他还指出共和国政府和议会将讨论驱逐问题。他深信该问题将圆满得到解决,以便充分保护和尊重人权。

E. 外国侨民和难民的境况

112. 按照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统计数字,截至1994年7月22日克罗地亚境内总共有190 816名克罗地亚人和其他非塞族流离失所者,他们来自在所谓“塞尔维亚Krajina共和国”控制下的地区。估计自1991年以来,离开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塞族人的人数为100 000名至300 000名。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境况对克罗地亚社会造成沉重的负担。

113.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个定期报告中对“连续性”政策,即从前克罗地亚社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个组成单位)获得的公民身分与克罗地亚共和国的公民身分之间存在着连续性表示关切。这一政策所引起的作用是将所有那些在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拥有合法居住权,但不拥有克罗地亚共和国公民身分

的人全都任意降低为外国侨民的地位。

114. 特别报告员获悉克罗地亚境内有三个外侨收容中心,被当局下令驱逐或居住证被吊销或未获准居住在克罗地亚但并未被赶出境的人根据外国侨民行动和居住法(*Narodne Novine*, No. 53, 1991年10月8日,第1482至1489段)被拘留在这些中心。实地工作人员在萨格勒布附近的杜戈塞洛外侨收容中心调查许多有关外侨未经刑事起诉而被拘留的案件。这些人全都没有获判在一段指定时间内被关在一个中心的司法或行政裁决。审判轻微违法案的法官有权下令驱逐或吊销居住证。一旦发布这一命令后,外侨就不能使居住地位合法化。内政部移民办事处的一名官员表示,当不存在与外侨的原籍国大使馆制订把为公民的外侨送回本国的协议时,他就被分配到外侨收容中心。实地工作人员采访的一些外侨没有第三个国家的公民身份,他们以前全都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公民,在克罗地亚曾经居住很多年,大多数有家庭和财产。

115. 特别报告员的实地工作人员证实在杜戈塞洛外侨收容中心的被拘留者由警察看守,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能接受,尽管克罗地亚当局1994年4月保证把中心所在的兵营修复。不过,近月来,没有收到有关任何体罚的报告。

116. 根据克罗地亚共和国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办事处1994年7月在难民专员办事处的财政及技术支助下进行的人口普查显示,克罗地亚境内有179 809名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难民。来自目前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联邦领土的一些难民的境况令人关切。事实上,克罗地亚当局决定于1994年9月初撤销来自在联邦控制下地区的波斯尼亚人的难民地位。经难民专员办事处干预,当局修正了决定,对发布决定后抵达的人才适用。因此,自9月9日起,从联邦地区抵达的人再没有资格登记为难民。不过曾经发生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办事处的区域及当地办事处拒绝重新登记9月9日以前抵达的人的事例。波斯尼亚克族人通常能够进入和留在克罗地亚,因此不准登记对波斯尼亚回教徒的影响较为严重。他们不仅失去享有人道主义援助的权利,而且还会被赶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由于难民必须每三个月重新登记一次,难

民专员办事处密切监督这个情况。

117. 克罗地亚共和国同一些西欧国家缔结了有关遣返其公民回国的双边协议，具有波斯尼亚公民身份的波斯尼亚克族人是回返者之一，因为作为克罗地亚公民，他们理论上获得国际保护。但由于他们不能登记或获得援助，或不能选择其居住地点，他们受到压力必须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此外，继其第六个定期报告(见E/CN.4/1994/110,第94段)，特别报告员获悉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住的克族公民在就业和享有社会福利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因为克罗地亚当局拒绝签发适当的正式证件给他们。

118. 特别报告员获悉来自波斯尼亚北部被波斯尼亚塞族人驱逐的难民目前滞留在克罗地亚塞族人控制的领土，并且他们受到限制，不能进入克罗地亚共和国。1994年9月，来自波斯尼亚北部的600多名难民在克罗地亚塞族人控制的领土内得到联保部队的照顾，因为克罗地亚当局不让他们经过。据报，部分难民是具有克罗地亚公民身份的波斯尼亚克族人和持有克罗地亚过境签证的波斯尼亚伊斯兰教徒。此外，自1994年8月底以来，有大约30 000名从波斯尼亚西北部比哈奇飞地流离失所的人居住在克罗地亚境内卡尔洛瓦茨城附近由克罗地亚塞族人控制的另一个地区的两个危险的临时难民营。似乎至少部分这些难民有理由担心如果他们被迫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可能遭到迫害。因此，克罗地亚共和国适宜对这些人采取较灵活的政策。

119. 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1994年7月流离失所者和难民办事处把Borozi ja (伊斯特拉)的“Veli Joze”难民营的1 200难民，多半为伊斯兰教徒撤出。经证实的报道表明，自7月19日起，除7岁以下的儿童、老年人和病人外，其他人并未分配到食物。无电力供应。此外，警察禁止任何人出入该营。据称，难民最后被迫安置在另外五个营。实地工作人员采访了一些被重新安置的难民，他们投诉1994年7月28日当警察和特别部队进入该营时对他们和其孩子使用暴力。1994年9月30日外交部长在给特别报告员的信中否认对难民使用武力。特别报告员还获悉克罗地亚境内的许多

伊斯兰教难民由于感到不安全,想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据报,1994年中在普拉有大约160名难民已返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F. 征兵、兵役和基于良心拒服兵役

120.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六次定期报告(E/CN.4/1994/110,第94和103段)中指出,1993年12月,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出生的克罗地亚公民和波斯尼亚难民成为强行征募的对象。有关方面对于拒绝接受动员者采取将其在兵营中监禁30天的纪律措施。当时当局告诉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说,以后将对这些人提起刑事诉讼。但是1994年5月至6月间,开始对其中一些人进行刑事侦查;对于一些人,仍旧在进行调查,但是对于另一些人,如今已经依照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第153条(不听从和拒绝听从命令)、第166条(不服从征召令和逃避兵役)和第169条(任意中断兵役)提起诉讼。当局从来没有承认,起诉的原因是这些人拒绝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打仗,虽然事实上他们拒绝的原因也同不愿被送到没有在同克罗地亚交战的~~国家~~打仗有关。克罗地亚共和国刑法中没有任何规定严格适用于拒绝到第三国打仗的规定。特别报告员没有接到有关已经在进行任何审判的消息。

121. 特别报告员对于目前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就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申请作出裁定的方式感到关切。现有证据证明,要求以非军事性劳役代替兵役的申请期间极短(预备役军人只有到1994年5月26日终了的一年的期间可以申请,新近受到征募者则必须在接到征召后三个月内申请)。许多基于良心拒服兵役者错过了这些最后期限,因此而被征入伍或是遭到监禁。此外,据报有些地方防卫事务处还用拖延战术,使许多被征入伍者和后备役军人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申请。有些人—其中多为塞族血统的人—因此而被迫服兵役,或是因为拒绝这样做而被军事法庭判处徒刑,另一些人则因此而离开克罗地亚。还有一个令人关切的问题就是,有关方面并不暂停动员那些在申请基于良心拒服兵役的人。特别报告员获悉,许多后备役军人在其申请得到非军事性劳役委员会处理前就受到征募。

122.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他所收到的有关卡尔洛瓦茨等地塞族血统的克罗地亚公民的调动情况。根据可靠的报道,在卡尔洛瓦茨受到征募的这类公民遭到军事当局的虐待和凌辱。例如,据悉塞族血统的士兵在前线挖掘战壕时被迫高唱极端民族主义的歌曲。

123. 在一些例子中,据报有关方面将征召入伍作为武器来对付从事特别是同保护人权有关的活动的人。特别报告员接到控诉说,1994年6月和7月,当局据称显然为了防止两名曾在杜布罗夫尼克就若干人权案件进行合作的律师继续其法律工作而征召他们加入克罗地亚军队。外交部长在1994年8月15日给特别报告员的信中答复说,这两个人既然属于应服兵役的克罗地亚公民,就享有克罗地亚共和国宪法和国防法中所规定的权利,也应尽其中所规定的包括服兵役在内的义务。

G. 和解过程--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访问

124. 特别报告员在前几次报告中一再指出,必须在社会生活中克服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所造成的仇恨和不容忍的气氛。他又指出,传播工具和宗教和教会的代表可以在这个进程中起一定的作用。他在任务期间认识到,尽管Kuharic主教等教士经常发表安抚性的谈话,一些教士的态度不尽有助于克服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了及其有害的影响,因为在整个冲突中,各种不同的宗教经常被误用来为政治目的服务。从这个观点看来,1994年9月10日和11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克罗地亚并受到数以十万计的人民欢迎是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教皇对沙文主义和仇恨以及歧视和使用武力的政策的明确谴责及其和解的呼吁应当会对克罗地亚以至整个区域的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

H. 结论和建议

125. 特别报告员在第六次定期报告中表示注意到,克罗地亚境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事减少了很多。这种情况仍旧没有改变。但是他又对严重侵犯人权情事

和区别对待少数群体的模式,以及当局为所欲为做法表示关切。特别报告员感到遗憾的是,他以前所关切的一些问题仍旧没有得到适当的处理。

126. 特别报告员对于拘留非法外籍人士的作法表示关切。克罗地亚当局为这种做法辩解,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特别报告员承认这项理由,但是认为,这类措施不应当适用于由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裂而造成的问题而成为外国人的。

127. 特别报告员建议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加强司法机关的独立性。

128. 特别报告员建议说,在地方非政府组织参与下求得住房问题的全面解决办法以前,应当停止将任何人逐出前南斯拉夫国民军公寓,并且应当采取适当的赔偿措施。

129. 特别报告员继以前的建议之后,提醒国际社会说,迫切需要向克罗地亚共和国境内的难民和失所的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3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促请克罗地亚共和国依照国际法,使援助物资能够送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所有真正的难民手中。

131. 特别报告员极力建议,停止对那些因为不愿被送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参加不宣而战的战争而拒绝加入克罗地亚军的人。他又建议修改国防法,取消基于良心拒服兵役地位的申请时限。他最后建议既不动员也不起诉那些没有及时提出申请的人。

132. 特别报告员建议克罗地亚共和国政府继续设法加强其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基础设施,来增进人权。在这方面,政府可以要求联合国人权事务中心的技术合作组协助查明该国具体所需人权方面的援助,并拟定特别的方案,以期以全面而协调一致的方式来满足这些需要。

I. 联合国保护地区的情况

133. 下文中所述为根据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所收集的一手资料提出的调

查结果。外地人员去年一整年同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地方实际当局保持联系,从而得以进入有关地区,收集数据并核实有关侵犯人权情事的报道。但是安全上的考虑和后勤问题有时使得外地工作人员的工作受到限制。

134.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要指出的是,到目前为止,多数有关联保区人权状况的研究报告和报告都着重当地少数群体的处境。这种方式有时忽视了一般人民的情况。因此,特别报告员打算在即将提交人权委员会报告中扩大报告的范围,以包括联保区内所有人民的人权状况。

联合国保护地区内的个人安全

135.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和第六次定期报告(E/CN.4/1994/47,第145段,和E/CN.4/1994/110,第108段)中提请注意,联保区内的违法行为层出不穷,也没有向留在塞族控制城市内的非塞族人民提供适当的保护。特别报告员从提出这些报告以来所得到的资料显示,多数地区的情况仍旧没有改变,留下来的非塞族人民仍旧没有安全感并遭到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应当指出的是,该地区大部分的少数群体已经因为遭到暴力行为和骚扰而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

136.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1994年的统计数字,仍有800至900名克族人留在联保区南区,其中多为老年人或残疾人。据估计,1991年冲突爆发前,该地区共有44 000名克族居民。1994年联保区北区的人口估计数表明,该区共有112 000人口,其中1 000名为克族人和穆斯林人,他们不顾早先的“种族清洗”而仍旧留在该区。

137. 联保区西区的一个特点是,80%的面积都由克族控制。统计数字表明,1991年战争爆发以前,西区共有90 640人口。目前的估计数表明,西区人口已经减至70 000至75 000名居民。该区的塞族区和克族区都有一个特点,即少数居民为数很少。西区的塞族区只剩下200至300名克族人,其中多为老年和(或)病人。此外,达鲁瓦尔和利皮克地区有一些捷克和意大利人住区。据估计,仍有大约1 200名塞族人留在西区的克族区。

138. 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联保区东区的克族和匈牙利人口占全人口的50%以上(参看E/CN.4/1994/47,第157段)。1994年,联合国民事警察(联合国民警)人口调查估计,留下来的非塞族人口占全人口的15%(10 000至15 000名),其中主要为克族人(占全人口的10%)和匈牙利人。

139. 虽然由于早先和较密集的“种族清洗”运动,联保区内的非塞族人人有所减少,仍在实施推动这一进程的战略。因此留下来的非塞族人民仍旧是武装抢劫、掠夺、偷窃、虐待、恫吓和各种形式的歧视的对象。难民、失所的人和其他平民群体似乎应当对多数的这类行为负责。因此,非塞族人民继续纷纷离开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控制区。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多数的暴力行为都针对少数民族,这些地区的塞族人民也感到本身的处境越来越不安全。下面的例子可以表明目前联保区内普遍存在的暴乱气氛。

140. 在联保区东区,杜博塞维察一名穆斯林男子报告说,1994年4月4日,他遭到冲进家里的三名武装男子痛殴。据说这些人还偷走了一些工具和其他设备。1994年5月20日,联保区南区德尔尼什的一名克族农民报告说,来自Divoselo村的一群塞族难民每天都到他家来威胁和虐待他母子俩人。据报这些难民还抢走了这名男子的农具和工具。此外,据报在联保区西区的达鲁瓦尔,一个身分不明的人将一枚手榴弹从窗口扔进一名塞族妇女所开的美发厅;业主又报告说,在这次事件以前,有人在她窗上图写极端种族性的威胁性字样。1994年9月12日,南区Kozarac村的一名克族妇女报告说,一些身分不明的袭击者将一枚手榴弹扔进她的花园。

司法行政

141. 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在其实际控制区内建立了一种法庭和民兵部队制度,来执行司法和执法当局的职责。但是据经特别报告员外地工作人员核实的报道说,这些法庭往往,特别是在涉及克族少数的案件中,不是被对方民兵架空就是受到它的操纵。此外,地方民兵往往在没有取得逮捕证或没有将逮捕行动通知法

庭的情况下逮捕大批平民,从而削弱了司法机关的职权。此外还接获了有关若干宗未经审判定罪的案件的报道。特别报告员又指出,联合国民警和地方民兵在联保区南区和北区加强了相互间的合作。但是如上文所指出,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控制区内仍旧普遍存在不安全的气氛。

142. 特别报告员获悉,1994年8月11日,Edo Venc1先生,来自佩特里尼亚的一名失所的克族人,在格利纳地区法院被控以战争罪,结果被定罪并判以五年徒刑。似乎没有任何检方证人实际证实曾经目睹被告犯下可以被理解为战争罪的罪行。又据报主要是根据传闻定罪的,法律上本来不允许这样做,检方也没有尽到举证的责任。据报Venc1先生监禁在格利纳监狱时,曾遭到狱卒殴打。

143. 此外,1994年7月,特别报告员从可靠的来源得知,有几名犯人--人数不详,其中多为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的反对派--在北区刑期届满后又被民兵任意重新逮捕。据报这些人在北区法庭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地方民兵送到西区Okucani附近的新格拉迪什卡监狱。民兵还阻挠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使其无法同这些犯人见面。

144. 关于“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控制领土内的监狱情况,特别报告员要提请注意沃伊尼奇和格利纳等地监狱的状况。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几度访问了这些监狱,发现监狱内的生活条件很差。据报格利纳监狱的一些犯人曾经受到虐待。据报最近逮捕大批来自比哈奇等难民的结果使得牢房过于拥挤,从而使得沃伊尼奇监狱的状况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难民和失所的人的情况

145.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从1993年10月7日的统计数字,联保区南区计有38 174名失所的人和难民(参看E/CN.4/1994/47,第149段)。这些失所的人和难民有许多住在前几次“种族清洗”期间逃离的屋主所抛弃的大楼中。这些人主要依靠地方红十字会的援助维持生活。

146. 联保区北区的居民中约有23 000名为失所的人和难民。这些人都住在亲戚家,或逃离的屋主留下的住房中。他们依靠国际组织和地方当局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联保区北区也是来自比哈奇地区人数多达3万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一个避难处。

147. 根据--克罗地亚失所人士和难民办事处和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失所人士和难民委员会所提供的--克族和塞族统计资料,截至1994年1月31日为止,联保区西区将近有共计12 032名失所的人。失所的人几乎平均分布在西区的塞族和克族两区:5 974人住在克族控制的城市,6 058人则住在塞族控制的城市。此外,西区克族控制的地区内还有5 370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难民。最后,目前西区塞族区居住有一些塞族血统的难民,人数不详。

148. 1994年3月29日克罗地亚政府同所谓的“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之间的停火协定没有明确地规定一种机制,使联保区内失所的人得以返回家园,但是人们不言而喻地期望该协定有助于失所的人返回家园。朝着这个方向所采取的一项初步步骤就是,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同意让失所的人返回隔离区--也就是隔离克罗地亚政府部队同“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部队的区域--内的村庄。这种隔离区目前在联保部队控制之下。双方正在同难民专员办事处和联保部队讨论一个有关自愿返回若干选定地区的示范项目。特别报告员又获悉,停火协定规定隔离区内的平民享有行动自由,但是地方当局继续限制这些地区平民的行动。

149. 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报告说,1994年6月至8月间,25名以上在隔离区内拥有房产的塞族和克族血统的克罗地亚公民被塞族当局逮捕。外地工作人员密切关注这几宗逮捕案件,并证实在定刑过程中发生有基于种族的歧视情事。虽然所有被逮捕人都被控以非法进入“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的罪名,但是来自克罗地亚的塞族人被处以五天监禁,克族人则被处以十天监禁。

150. 联保区西区克族区的达鲁瓦尔、格鲁比什诺波列和帕克拉茨等城市通过一项条例,将屋主留下的房屋定为实际弃置的房屋,因此可供失所的人和难民居住。

151. 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接到并证实了一项消息说,联保区东区的若干城市(伊洛克、武科瓦尔、贝利马纳斯蒂尔和巴蒂纳城)通过了一项条例,规定由少数民族家庭为失所人和难民安排住处。伊洛克城又通过了一项条例,禁止即将调离的人出售他们的不动产。

152. 在联保区,不动产交易制度继续有助于将不同种族的人分隔开来。地方房地产经纪人和红十字会协助安排这些不动产交易。他们使达鲁瓦尔、诺夫斯卡、新格拉迪什卡和萨格勒布的居民(多为塞族人)同波斯尼亚巴尼亚卢卡的居民(多为克族人)联系,来谈判不动产交易。一旦当事双方同意有关交易,房地产经纪人就拟订合同,供双方签署,然后将合同交由地方地产登记处保存。

153. 据报今年到目前为止,西区克族城市的这类不动产交易计157宗。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获悉,克罗地亚当局已经开始审查这些不动产交易,因为它们侵害到失所的人和难民的弃置房屋居住权利。

强迫无偿劳动

154. 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工作人员正在仔细监督联保区北部的强迫或无偿劳动的案件。1994年3月,国际组织注意到,来自弗尔金莫斯特市戈林斯村的7名克罗地亚人,原为应当地当局之征召动员开赴前线,却被送到一个私人的养路公司进行无偿劳动。对该公司调查后发现,在22名工人(15名塞族人,7名克族人)中,只有塞族工人得到工资;克族工人被强制工作而没有报酬。据其后1994年9月的报道称,该公司管理改变政策,开始支付克罗地亚工人。

言论和结社自由

155. 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五次定期报告(E/CN.4/1994/47,第133段)中表示关切有关与目前利用灌输和封锁消息的办法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散布分裂和憎恨思想。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媒体的情况的有关问题将在今后的主题报告中处理。然而,特别报

告员希望借此机会谈到某些他关切的与各联保区有关的问题。

156. 特别报告员收到关于塞尔维亚激进党成员及其他主张独立观点者的政治受害事件的报告,这些成员拒绝参加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凡是持有与这些领导者意见相反的人都会尽量压抑,以求免被宣布为敌对机构或叛徒。

157. 关于在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中的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说,经由视觉和印刷设施散布言论的机会很受限制。“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内各部门都有一个无线电台提供公共消息,战争局势的新闻占了报道的大部分,有一个电视台,该台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人控制的领土内的帕莱电视有连系。其节目均来自帕莱和贝尔格莱德的制作。“克拉伊纳共和国”内没有日报,唯一的报纸是在联保区北部出版,是一个小型的双周刊,“塞尔维亚之声”。该报的言论声誉据报是引导地方当局定期骚扰新闻工作者。“克拉伊纳共和国”内的大多数其他的每日或每周报纸和新闻都直接来自贝尔格莱德与帕莱。

158. 1994年8月28日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得知,在联保区东部,贝利马纳斯蒂尔,“克拉伊纳共和国”当局在分割地区内逮捕了两名克罗地亚人新闻工作者Steve Gaunt 和Anita Rajkovic,指控他们间谍罪。据报他们已于1994年9月29日因联保部队民事部的干预而获释放。

结论和建议

159. 特别报告员沮丧地发现,联保区内的一般人权状况自他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并无多少改变。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团体成员的暴力、骚扰和恐吓仍在继续不停。

160. 特别报告员呼吁地方当局确保保护社区中最弱势成员,并控制极端分子。他又提醒所谓“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领导人维持秩序的责任,并在任何情况下对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内争取公平和公正的审判。

161. 特别报告员促请政府和实际上的“克拉伊纳共和国”当局不要采取任何措施将占领恐惧恶劣待遇而离境者留下的财产合法化,这些措施会进一步减损原来居民返乡的条件。

三、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

A. 导言

162.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由于政府拒绝准许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建立外地办事处,他无法收集关于该国境内人权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有鉴于此,特别报告员更为沮丧地注意到,自他提出第六次定期报告以来,政府已拒绝了他要求送特派团前往该国调查最近据报的侵害人权的情况。

163. 还应提到的是,政府不愿与特别报告员合作是违反人权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第30段规定的,其中委员会要求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准许联合国观察员特派团和特别报告员的外地官员进入科索沃、桑德雅克和伏伊伏丁那,并恢复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长时期间的任务。

164. 特别报告员关切地注意到,外国新闻工作者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内履行其职责时非常困难,例如1994年4月13名外国记者即撤回其工作。

165. 特别报告员又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对他第六次定期报告所作的评论(E/CN.4/Cab.2/1994/45)。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8月26日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中就这些评论作了说明,请见本报告附件。

166. 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16日的信中告知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外交部长他对该国境内人权状况的主要关切,并请政府作出评论。截至本报告出版日期止,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实质性的答复。

167. 特别报告员无法收集和核查现场的资料。为执行其任务,他不得不根据他从广泛来源,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地方和政府间组织和个别人士处收到的资料进行

研究。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要表示特别感谢所有在贝尔格莱德的下列地方非政府组织:人道主义法基金会,反战行动中心和新成立的塞尔维亚境内人权赫尔辛基委员会。

B. 塞尔维亚

人身安全和法治的衰落

168. 一般而言,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以及特别是对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极大关切的一个原因是,暴力不断和警察力量显然没有能力或不愿控制局势以及恢复对基本人权的尊重。特别报告员持续收到的资料显示,执法官员已在多种情况下,对某些人——通常是少数民族或宗教少数人但也不仅限于此——受到准军事单位或一群文职人员骚扰或虐待,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169. 最近,塞尔维亚警察据称已增加在公共场合露面并进行大量似乎无动机的身份检查和车辆控制。特别报告员又收到关于过度使用警力的报告。这种暴力似乎主要针对,但并非仅只针对少数民族成员和政治反对派,以及教师、学生和学术界人士。据报于1994年7月19-20日在贝尔格莱德中心的“斯拉夫”方场中发生了野蛮的暴力事件。据称,在子夜到两点钟,两名不明身份男子被一队巡逻警察拦截。两名男子据报并未反抗即遭警官戴上手铐并施以拳打脚踢。据称,到达现场的一名资深警官并未阻拦暴虐行动。

170. 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也提请注意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21日关于对Nigel S. Rodlry先生酷刑问题给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的信。特别报告员在信中列出据报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特别是在科索沃省内发生的对男、女、老、少的大量酷刑与虐待的案件。

民族歧视与政治歧视

171. 最近数月,特别报告员接到若干报告描述少数人成员被驱出其公寓或失去

职业,理由显然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或政治背景。大多数案件发生在贝尔格莱德之外,特别是在桑德雅克地区和科索沃与伏伊伏地那省。当局似乎十分缓慢或不愿意采取适当行动阻止这种歧视案件。1994年9月底,据报Vladimir Erceg博士被沙夫斯基·维纳克社区当局驱出其贝尔格莱德的家园。据称,驱逐他的决定是根据一项法院命令。据进一步报道,Erceg博士于1994年9月30日被辞退了他在大学教授的位置。据称,这些措施的原因是因他是克罗地亚族人。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10月6日的信中请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政府就决定驱逐和辞退Erceg博士的原因作出澄清。截至目前,特别报告员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172. 以法律行动歧视的一个具有说明意义的例子是1993年11月6日通过的南斯拉夫军队法令。依照这项法令第350段,军队中一切不属于塞尔维亚共和国公民的军官、文职人员如欲继续服役必须在法令生效日起六个月内取得塞尔维亚公民资格。最近,特别报告员知悉,内政部已多次对此项法令生效后提出的公民资格的应用不予理睬。

173. 另有一些基于政治原因的歧视案件也引起了特别报告员的注意。塞尔维亚革新运动和民主联盟成员似乎特别遭受到辞退、扣薪或其他歧视的待遇。

174. 关于上述的民族歧视与政治歧视,特别报告员提请特别注意《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其中“法律应禁止任何歧视并保证所有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护以免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理由的歧视”。特别报告员要强调,《公约》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法律约束力,因此该国政府有义务采取法律措施防止这些显然具有歧视性质的辞退、驱逐或其他类似行动。

集会与结社自由

175. 特别报告员也注意到联邦政府批准的关于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政治党派的新法律草案。依照收到的资料,此法律将授权联邦的司法

部在任何时间均可对任何涉嫌违法或违反宪法的政治党派向宪法法庭提出控罪。而在这段漫长的诉讼程序期间,党派的活动即遭停上。这项法律如果生效实施,将赋予政府极大的权力,最后可能构成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集会和结社自由的威胁。

176. 关于工会的情况,特别报告员说,最近几个月,他持续收到关于政府和独立工会雇主不公待遇的报告。例如,据报工会活动家多次被大批辞退。此外,特别报告员特别注意到一些报告,有关属于独立工会的30名活动家自1994年1月以来被陆续逮捕的情事。

公民身份的问题

177. 特别报告员表示关切一份新的公民身份法的提议草案仍在等待议会批准。由于目前环绕此一问题的一些不确定情况,对现有公民身份法的改革即成为极其重要的事。目前情况下有两类群体具有很大困难:(a) 居住在塞尔维亚或黑山,持有旧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公民身份而没有塞尔维亚或黑山公民身份也没有取得前南斯拉夫任何其他国家公民身份的人;(b) 来自前南斯拉夫其他部分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且他们希望居留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因此,特别报告员鼓励政府采取必要步骤以廓清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公民身份的问题。

难民的情况

178. 据最近的报道,在1994年上半年期间,塞尔维亚当局继续动员难民身份的人在武装单位服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塞尔维亚控制区内值勤,显然数目较过去略有减少。

179. 特别报告员尤其关切1994年5月提议的“难民法令”。该法令如果生效,据称可以将目前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生活的为数达100 000

名的难民的身份修改。

180. 特别报告员又获悉,寻求庇护者大多为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到达塞尔维亚的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被塞尔维亚当局逮捕或送回。例如,据报,1994年7月末,来自普林雅沃的一家穆斯林人在塞尔维亚寻求庇护,一到达斯雷姆斯卡米特罗维察即被逮捕和拘禁。据报有许多这类案件发生,特别是1994年7月至9月期间。

181. 特别报告员在他的第五次定期报告(E/CN.4/1994/47,第222-226段)中提请注意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境内的人道主义情况极为困难。这种情况在过去六个月期间似乎没有多少改变。那里显然缺乏医疗用品,取暖燃料等的情况,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妇女、儿童、老人和难民,尤其严重。应提到的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目前有难民449 000名。难民对该国已形紧张的经济和基础结构造成的额外负担不应低估。希望安全理事会1994年9月23日第943(1994)号决议中的步骤和决定有助于增加对目前急需援助的这些人的支助。

1. 科索沃的情势

182. 定期不断的报道指出,科索沃的情势在过去六个月来已形恶化。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特别令人不安的报道,其中称1994年1月到6月间超过2 000人被带往警局进行所谓的“通报谈话”,谈话从数小时到数天不等。大多数被约谈的人在警方拘留期间遭到严重虐待和酷刑。

183. 过去一个月来,据报道,执法当局强行入屋搜查、突检和任意逮捕的案件激增。据报道,大多数暴力发生在警方借口搜索匿藏武器或通缉犯,突检居户或整个街坊时。在这些搜检时,据称少数民族、妇女和老人,显然因为他们与被警方搜捕者的关系而遭到虐待,这些攻击似乎是由执法当局的领导人控制或至少纵容下进行的。据最近的报道,1994年1月1日到6月30日期间,有3 000户以上家屋被搜查,1 700名以上个人在突检时遭到警方虐待。特别是在波杜耶沃的一件野蛮的事件中,1994年9月15日,警方在进行检查身份证时,强迫路过的行人卧倒在地面。其后有十四人被警方使

用警棍痛打。

184. 据报道,有大批阿尔巴尼亚族裔人被控威胁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领土完整,其法院诉讼程序遭到不当拖延和严重地不按常规方式办理。被控者似乎属于“科索沃民主联盟”的成员。据报道,最近一次的审讯,1994年9月16日在普里兹伦开始对“科民联”的四名阿尔巴尼亚族人成员进行。据称两名被告是1994年5月24日被逮捕,其后即一直被拘禁。此外,这些人在警方侦讯期间似乎受到严重虐待。

185. 另一事件引起关切的事是,科索沃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工作条件极端困难。据报道,1994年2月22日,政府中断了科索沃科学与艺术学院的活动并没收其校舍。此外,特别报告员极表关切的另一报道是,有几所阿尔巴尼亚小学和中学因警方骚扰而被迫中断其工作。1994年9月初学校开学不久,据报道称,警察即进入几所小学校舍内。1994年9月1日,据报警察突袭米特罗维察的一所名为“易卜拉辛·帕尔维齐”的小学。在突袭时,据报道称,数名教师当着学生面前遭到警官的痛打。据称两名教师在事件发生后被送医治疗。

2. Vojvodina的情况

186. 近几个月中,虽然Vojvodina的一般情况似乎有所改善,据说仍然发生一些歧视性待遇案件。根据报告,政治反对派,少数民族和宗教的代表们在使用传播媒介方面仍然遭遇到困难。此外,警察力量雇用匈牙利族裔成员的人数已急剧减少。关于该省学校系统的状况,特别报告员要指出,虽然匈牙利语小学教育的提供似乎大致上是稳固的,只有大约8或10家中学设有匈牙利语班。而且,这些中学似乎分散在该省各地而非如预期的集中于那些有大量少数族裔聚居的地区。

187. 特别报告员尤其关切地注意到1994年6月1日据报在苏博提察的Franciscan教堂外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虽然没有伤亡报告,这事件必须被看作为该区域仍然普遍存在非常严重的紧张的征候。

3. 桑扎克区域的情况

188. 特别报告员在第6份定期报告(E/CN.4/1994/110,第144段)中提到桑扎克的人权情况稍微改善。遗憾的是,这项积极发展似乎已经停顿,转变为主要针对穆斯林社区成员的新的暴力和骚扰升级,在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壤区域尤其如此。据报,越过边界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去的一群群武装平民和准军事队伍要对这些行动负主要责任。如前面提到的,警察似乎容忍和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积极参与这些残酷的袭击。

189. 一些报告和具体指控显示,警察在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进行所谓搜索武器时曾经多次无理动武。整个穆斯林社区,特别是民主行动党的成员,似乎是这些行动的主要目标。因此,在找寻隐藏武器的借口下,警察破门进入私人住宅和公寓。一般来说,刚好在场的居民和其他人会遭受拷打和其他形式的不良待遇。1994年2、3月间,据报警察加强在下列村庄的突袭:Karajukica Bunari,Ugao,Raskovice, Medjugor,Dunisice,Vapa,Bagasice,Citluk,Breza,Fijulje,Ursule,Dujke,Kladnica,Papici,Sugubine,Saronje 和 Borostica。最近在Pljevlja, Petnjica 和 Prijepolje行政区的若干其他村庄里据报也进行了搜查和大量逮捕。关于这些武器搜查,据报一些不拥有武器的人被警察命令购买武器和向当局缴交这些武器。许多人显然遵照这些命令,希望避免进一步的骚扰。

190. 据称,被警察拘留的人在被带到审理法官面前之前往往被拘留超过法定的三天。为了逼取自认犯罪的口供和供认,据报被拘留者往往遭受不良待遇或酷刑,包括用警棍和金属棍严厉拷打,以及电击身体各部分。

191. 根据最近收到的消息,特别报告员在第6份定期报告中提到被控诉威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领土完整的25名穆斯林人(《同上》第145段)仍然被拘押在Novi Pazar。特别报告员注意到这些人从1993年5月23日起被拘押,并且

在被逮捕后8个月,于1994年1月31日被起诉。此外,特别报告员收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报告,据说这些人遭受严重的不良待遇和酷刑。在酷刑和极度胁迫下所作的口供据说也已被用来控诉被告。另一报告说,16名被拘留者于1994年8月1日开始绝食,抗议法庭程序不适当的延误,这是在他们的审讯于1994年7月29日第五次推迟后发生的。为了健康的理由,被拘留者据报两个星期后结束绝食抗议。

192. 此外,特别报告员最近收到一些最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警察迫使Novi Pazar的一名店主Munir Sabotic先生在上述审讯中出庭作证。Sabotic先生据说在Novi Pazar遭受国家安全事务处人员的酷刑和强迫,于1994年8月31日签署将在法庭上用来控诉被告人的显示有罪的陈述。进一步的报告说,Sabotic先生在1994年9月19日出庭,在作证时证实他所作的陈述事实上是在酷刑下逼取的,因此完全无效。当Sabotic先生在聆讯后离开法庭时,据报他被召到警察局,在那里遭受更多酷刑和被命令收回他在法庭上所作的陈述。据说他由于遭受这种待遇而折断了几条肋骨。Sabotic先生据报又作证说,他在被拘留和不良待遇后释,被威胁如果他不遵照要求去做,将会受到更多酷刑,而家人的生命和安全也会有危险。又有报告说,警察没收描述Sabotic先生在拷问期间受伤情况的医疗记录。

193. 据报1994年9月26日Bijelo Polje高等法庭对21名来自Rozaž、Bijelo Polje、Verani 和 Pljevlja的21名穆斯林人展开类似在Novi Pazar进行的法律程序。那些据说在酷刑下被逼签署假供词的被拘留者被控诉威胁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领土完整。

194. 特别报告员于1994年6月10日,8月12日和9月30日分别写信要求政府告诉他在Novi Pazar被拘留的25人的情况,并且采取步骤确保他们有权在没有不当延迟下获得公平的审讯。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9月30日的信中进一步表示对Munir Sabotic先生深感关切,并且要求该政府告诉他已采取什么措施来调查Sabotic先生在被拘留期间遭受酷刑和不良待遇的指控。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6月10日和9月30日的信中也要求国际观察员,包括人权事务中心的代表,获允许前往Novi Pazar 和 Bijelo

Polje去跟踪审讯和调查提出的指控。特别报告员目前仍然在等待该政府对这些问题的答复。

195. 特别报告员要强调,上述案件不可能被当做为执法当局孤立或轻率的行动。它们应该被看作为过去和现在一长系列审讯的例子,其中警察和司法人员最明目张胆地侵犯被告人和证人的基本权利。

196. 关于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上面提到的人和类似遭遇者的情况,特别报告员要强调,尽管国家有权和确实有责任调查对其公民的刑事控诉,它也有责任尊重这些人的基本人权,包括在没有不当延迟下享受公平审判的权利,和在拘留中不受酷刑和残酷、不人道或侮辱人格待遇的权利。此外,特别报告员要提醒该国政府说,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是《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缔约国,因此有义务采取有效的法律、行政、司法或其他措施来调查涉嫌的酷刑案件和在其管辖的任何领土内防止这种行为。

C. 黑山

197. 根据收到的消息,过去六个月中黑山的独立工会情况恶化了。当地消息来源报告说,由于严重缺乏熟练的领导和组织管理人员,这些工会无法协助受日益增长的失业和强迫请假影响的人。据报可以发挥领导作用的人都已经离国。因此,特别报告员鼓励黑山政府确保工会和工人权利受到尊重,和以和平方式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冲突或罢工。

D. 结论和建议

198. 特别报告员感到沮丧的是,他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警察力量似乎不愿意阻止和控制暴力和骚扰行为。默许这些行为显示出那些主要负责本国公民安全的当局有令人不能接受的忽视基本人权的迹象。

199. 特别报告员极其关切地注意到,据报警察部队曾经多次在执行任务时过度使用武力,他因此促请该政府改善本国警察力量的纪律和防止再发生警察滥用权力的案件。

200. 特别报告员请该政府调查和防止一切可能属于歧视性质的驱逐和解雇案件。

201. 特别报告员又促请该政府停止在科索沃省和桑扎克区域的滥用权力和强暴的入屋搜查。他也要求该政府确保被拘留或受调查的人不遭受不良待遇或酷刑,和他们的审讯在公平和没有不当延迟下进行。

202. 在已知其家乡地区出现侵害人权事件的情况下,特别报告员促请第三国极其小心地进行决定是否遣返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国外流离失所的人。

203. 特别报告员促请该政府再考虑它拒绝让国际监测员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领土内视察和拒绝允许人权事务中心设立一个外地办事处的要求。

四、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A. 介绍性评论

204. 遵照人权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第33段,特别报告员继续监测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人权情况。特别报告为此从1994年7月27至30日访问了马其顿。

205.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期间获共和国总统、总理、议会主席以及外交部长、内政部长和司法部长的接见。他也会见了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预防冲突蔓延特派团团长和秘书长驻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联保部队指挥部特别代表的代表,又同马其顿东正教、伊斯兰社区和天主教的代表,以及同塞尔维亚社区的一个代表团和在普里什蒂纳的捍卫人权和自由理事会的代表进行了讨论。

206. 下面的报告主要根据在斯科普里的人权事务中心外地办事处收集的资料和特别报告员在视察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后对之所作的评估。特别报告员重申感谢他在执行职务时从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政府获得的一切合作,特别是在编写本报告时获提供的意见。特别报告员继续特别感激联保部队和欧安会的预防冲突蔓延特派团。

B. 公平审讯权

207.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执法仍然在《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下所设制度的基础上运作。议会仍未通过新的民事和刑事法典和程序,尽管《宪法法令》规定如此。关于设立公众检察官(民政监察员)的法律也未获得通过。

208. 司法机关仍然由共党政权任命的法官主持,虽然已经通过了关于公诉专员办事处的法律。直到目前为止,根据新的程序仅仅任命了宪法法庭的新成员。

209.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政府指出,由于反对党在议会上的抗拒,关于普通法庭的法律和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法律尚未获得通过。这些法律的通过需要三分之二多数。此外,政府又说,《宪法》的通过调和了《刑事程序法典》中尚未遵照国际标准的各项规定。

210. 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的大多数指控(如果不会全部的话)关系到一些法庭诉讼,它们尚未穷尽上级司法诉讼程序,而被告人正在行使其上诉权。这似乎也是10名阿尔巴尼亚族人的情况--九名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公民和一名则来自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他们被发现在1994年6月因组织准军事小组而犯罪,其目的是推翻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的宪法秩序。尽管收到的资料使人怀疑这次审讯的公平性(由于涉及政治问题而获得相当广泛的报道),特别报告员认为应该让上级司法程序按照法律执行其任务,矫正较低司法程序也许作出的任务不当判决。特别报告员将继续注意这宗案件的发展。

C. 不遭受酷刑的权利

211. 特别报告员收到若干关于警察在执行任务时过度使用武力的可靠指控。该政府在回应时指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许多所谓受害人则曾经参与非法活动。虽然据报其中一些人对当局提出控诉,其他人则没有这样做。在不妨碍有关的法庭诉讼的结果下,特别报告员很有理由相信其中一些指控是正确的。

212. 1994年4月14日,据报Jove Bojkovski先生在被警察拘留时遭到严重枪伤。据说Bojkovski先生被枪伤时他的腿被绑在椅子上而他的手则被反绑在背后。他声称被警察拘押差不多四天,没有食物和睡眠,遭受严重的不良待遇。该政府承认Bojkovski先生当天被警察拘押,而他的确被枪伤了,但这是他自己开枪的结果。

D. 免受任意逮捕的权利

213. 在向特别报告员报告的大部分逮捕案件中,据指控,有关的人留在警察拘禁之中超过宪法所允许的24个小时,他们被捕的原因也没有让他们知道,也被拒绝寻求法律顾问。

214. 也获得报告,宪法第十二条所规定的“最高期限90天”的拘留被最高法院于1991年12月解释为是指在向法院起诉之前的临时拘禁时期。因此,法院可以随意按照仍然生效的旧刑事法的规定而随意延长拘禁时间。根据指控,最高法院看来是以新的宪法来适应旧的法律。

E. 言论自由权

215. 书刊检查是受到禁止的,公开的表达、言论与新闻自由明确受到宪法的保障。但是,政府仍然对这些自由的行使施加相当大的影响力,因为发行最广泛的日报以及马其顿电台和电视都是由国家供资的。

216. 反对党成员宣称,他们的宣告或是完全没有公布或是被报刊大量删减,而接

近政府的党派就获得较好的报道。他们也指控,媒体实际上倾向于忽视他们的活动或者贬低他们。

217. 最近所任命的马其顿电台和电视总经理,当时仍然是自由党领导层的一位著名成员,据说造成了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切。

218. 也获得报告说,内政部最近查禁了三本塞尔维亚期刊,理由是要重新建立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外文印刷媒体之间的平衡。政府指出,采取这些措施是根据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目前仍然生效的法律。进口商使用了他的控诉权,目前正在等待二审委员会的决定。

219. 1994年5月26日,由国家赞助的阿尔巴尼亚文报纸《Flaka e vellazerimit》,变成一份日报。

F. 民族、种族、宗教和语言少数人的权利

220. 尽管政府在不利的环境中作出了努力,特别报告员继续收到关于歧视不同少数民族成员的案件的报告。这些报告主要提到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寻找工作的机会。

221. 在1994年6月至7月举办的普查中,据说在混和族群的都市中,一个马其顿的查数官一直会驻留,即使是在完全是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村庄,而在那些完全由马其顿人居住的村庄,却没有任何阿尔巴尼亚人的查数官存在。这个问题已获得解决,从阿尔巴尼亚社区征聘了更多的查数官,并且指示他们也驻留在属于混和族群都会而马其顿人占多数的村庄中驻留。

222. 全部人口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各地以他们自己的语言自由传布他们所选择的宗教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那里的大部分宗教团体目前都享有自由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但是,有人报告很难从当局获得许可证来建造礼拜中心。

223. 特别报告员获知,马其顿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口在登记宗教团体方面有困难,

尽管都符合相关的条例。政府指出,内政部拒绝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内塞尔维亚人在社团登记处所提出的申请要求,因为这种登记并无法律根据。在塞尔维亚社区上诉后,二审委员会推翻了内政部的决定而判决必须重新进行该程序。

22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一名塞尔维亚裔公民,也是塞尔维亚宗教的一位教士,Nenad Tasic 先生,1994年1月14日被法院禁止履行他的祭司职务,理由是煽动民族仇恨。政府已指出,Tasic先生被控在未获得内政部和马其顿政教的许可之下,在库马诺沃的住宅中进行祭司职务。应该指出,根据宪法,“马其顿东方正教以及其他宗教社团和团体是和国家分开的,并且在法律面前平等”。因此,关于宗教团体的法律提到只需要得到内政部授权。此外,同一个法律对于应要求而在信徒家中举办的宗教仪式豁免从内政部取得授权的需要。

G. 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

225. 由于联合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的副作用以及希腊1994年年初单方面实施的禁运,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享有适当生活水准的权利已经继续降低。因此,社会稳定受到不断上升的失业以及生活费用大为增加的危害。

226.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政府作出必要投资以培养充分享有一切人权,特别是经济权的能力,已经受到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不利影响。

H. 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227. 特别报告员认为,非政府组织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一个象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这样的转型期国家尤其重要,那里的某些基本法律,特别是那些同保护人权直接相关的法律,都尚未通过。

228. 但是,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非政府组织,还必须克服从一个制度中所继承的某些态度,在那个态度中,人民并不被期望去批评公共权力机构。大部分

的非政府组织都试图在人权领域上积极发挥作用,但是仍然处于增加对这些权利的认识的阶段,因此基本上是参与促进它们彼此之间的讨论。

229. 缺乏知识、资源和组织是非政府组织效能上相当大的障碍。在克服种种差异上的当前困难,包括那些来自不同的种族归属的困难,构成了另一个严重的障碍。这些困难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阻碍了非政府组织团体更加协调而有效用地工作。在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访问时,非政府组织已经举办了他们多次联合工作会议的第一个会议。

I. 难民状况

230. 根据难民专员办事处的统计资料,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难民人数,已经从1992年夏季的30 000人以上,下降到大约10 000人。这些难民大部分是来自前南斯拉夫的危机地区,主要是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目前是受到难民专员办事处的协助。大约1 500人是居住在五个收容中心,其余的人是居住在担任东道的家庭中。这些人仍然被政府认为是内部流离失所的“受人道主义协助的人”,根据马其顿法律没有资格申请庇护或难民地位。政府一直到最近仍然按照个案的基础来接纳一些难民,尽管它在1992年8月决定中止难民潮。

231. 政府目前的态度看来已经改变,因为已经越来越难允许难民进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难民专员办事处目前正在处理三个男性难民的案件,他们的家庭已经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两年以上,但是他们目前仍然被阻止进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去同他们的家庭会合,或者去作短暂的会面。目前居住在那里的难民大约57%是妇女与儿童。

J. 进行普查和选举

232. 1993年6月21日至7月5日进行了普查,普查的主要目的是要计算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有合法居留权的全部人口,包括那些在该国有合法居留权但是在

普查时居住在国外不满一年的人。普查的进行是依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一项建议,并且由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提供资金。该理事会设立了一个专家组,以便督导整个的过程,从编制相关的法律到出版结果。点算的阶段是由一个由40名国际观察员组成的特派团来监测。

233. 但是,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西部的某些地区,普查工作拖延了一些时候才开始,因此,到7月11日才完成。在德巴尔市,阿尔巴尼亚裔的人大多数住在那里,据报点算的过程到目前只完成了一半。这个拖延的一个原因看来是阿尔巴尼亚社区的许多成员由于他们的公民资格尚未常规化,所以恐怕在点算的进程中没有被计算进去。虽然目的不是要计算公民,而是合法拘留者,这个问题是在“尚待取得公民资格”的标题下考虑这些情况而解决。

234. 应该指出,在普查过程中,使用了在该国境内所说的所有六种语言,人民可以选择使用官方语文或者是他们所属的民族的语文。在实际上,对于种族归属的宣布并不是要看在点算过程中使用什么语言。此外,对于种族和宗教归属的宣告按照法律,并不是强迫的。据报专家组的印象是,普查的进行令人满意,结果也将是可靠的。

235. 根据宪法第六十三条,第一回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是在1994年10月16日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全境内举行。投票的过程受到为数相当多的国内和国际观察员的监督,其中有来自欧洲理事会、欧安会议议会大会以及欧安会人权和民主机构办事处的代表团。虽然据报选举是在相当和平的气氛中进行,一些据说是违规行为也提请特别报告员注意。这类行为看来在共和国全境各地都有发生,因此并不必然是针对任何一群选民。

236. 有人指出,选举的名单有点不完全,因为它们排除了人数相当多的一些有权选举的人,而官方的选举邀请也分发的晚,或者完全没有分发。也有报告说,在不同的投票所对于公民所能拿出的文件以便在他们的姓名没有出现在选举名单上时仍然能够投票,也采取了不同的标准。

237. 特别报告员的外勤工作人员将会进一步检查这些问题,检查的结果将会提交给主管的政府当局。

K. 结论和建议

238.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的人权状况继续受到延迟根据宪法和宪法法案实施和执行一些国家的司法和制度结构所根据的一些基本法律的损害。这些法律对于有效执行法制以及适当保护人权,是极为重要的。

239. 所以,特别报告员呼吁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境内所有政治势力集中在执行宪法和宪法法案,因而顺利地完成结构转型到一个基于法制第一和保障人权的民主制度。

240. 关于1994年10月16日举行的第一回合的总统和议会选举,特别报告员的印象是,虽然一切以往的选举有所进步,主管的国家机关在组织投票过程方面仍然能够作一些改进。

241. 特别报告员必须关切所收到的关于限制享有公平审判的权利以及持续存在的警察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的报告。虽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使用武力无可避免,特别报告员认为,警察应该尽力避免使用武力,除非为执行其职务确有必要。

242. 特别报告员坚决相信,非政府组织在政府为有效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中,构成一个不可或缺的回馈来源。但是,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地方的人权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仍然相当微弱。特别报告员欢迎最近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成立了一个人权赫尔辛基委员会,并且呼吁所有非政府组织尽可能以协调的方式去工作。

243. 特别报告员继续关注经济状况对于该国社会稳定以及执行人权方面的进展的不利影响。持续的经济恶化可能助长了对于当前不同族群共存状态的颠覆。特别报告员要重申他相信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应该获得由于执行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制裁所造成的损失的适当赔偿,希腊的禁运应该立刻撤

销,对于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申请加入国际组织方面,应该给予平等和公正的待遇。特别重要的是,应该立刻让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加入所有相关的安全机制,特别是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

附 录

1994年8月26日特别报告员给 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特别报告员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对其在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上作为文件E/CN.4/Sub.2/1994/45分发的第六个定期报告(E/CN.4/1994/110)的评论,并想借此机会向人权委员会成员就这些评论表达其意见。同时特别报告员想请委员会成员注意由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的不合作态度,他在执行其任务时面临严重困难。在今年上半年,南国政府拒绝了特别报告员和人权中心有关向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派遣特派团以便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调查据报在该国发生侵犯人权事件的指控的所有要求。

因此,特别报告员在1994年6月10日的信中要求南国政府批准两名人权中心工作人员到桑扎克调查最近指称在该区发生的侵犯人权事件。迄今,南国政府并未批准这项要求。1994年7月18日,特别报告员要求南国政府批准两名人权干事于1994年8月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南国政府在1994年7月27日的信中解释它拒绝该要求的决定,指称特别报告员的工作是“单方面、充满偏见和特别是具有政治性”。

特别报告员还提请注意其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设立类似目前设在萨格勒布、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的常设实地办事处的建议遭到南国政府拒绝。1994年3月11日,人权中心主任致函南国政府,建议中心代表和该政府在贝尔格莱德举行会议,以便讨论是否能够在贝尔格莱德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问题,1994年3月27日,该政府复信,提到按照大会1992年9月22日第47/1号决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不得参加大会的工作。南国政府表示,由于它原则上不能接受与国际组织不平等地合作,它无法答应中心的要求。

* 1994年9月18日载入安全理事会文件S/1994/1066加以分发。

此外,1994年6月6日,强行和非自愿失踪工作组成员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写信要求批准他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与政府官员和代表失踪者的家庭和亲属的非政府组织会面。尽管这项任务纯粹是人道主义性质,该政府决定拒绝诺瓦克先生的要求。1994年6月24日,该政府在其答复中除其它外说:“让我通知你,考虑到现况,特别是你工作组的任务,以及马佐维耶斯基先生到目前为止的活动具有高度政治性,单方面并且无事实根据,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不能接受你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访问。”

很遗憾,不准在贝尔格莱德设立一个实地办事处和拒绝特别报告员临时派特派团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要求,该政府妨碍了特别报告员收集有关该国人权情况的第一手资料的努力。因此,该政府任意阻止特别报告员执行人权委员会第1994/72号和第1994/76号决议所规定其任务的努力。

特别报告员还注意到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对其第六个定期报告(E/CN.4/1994/110)的评论,南国政府对报告的注意应视为朝向该政府和特别报告员之间进行对话的积极步骤。这种对话有利于人权委员会第1994/72号决议所规定特别报告员的任务和他同有关各方打开新的沟通途径的行动。特别报告员还深信自由而无偏见的对话是持久改进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绝对先决条件之一。

因此,特别报告员遗憾地注意到南国政府以激烈而挑衅的方式评论其第六个定期报告。南国政府一开始就形容特别报告员的工作为“有倾向性”、“单方面”和“有偏见”。特别报告员坚决否定这些未经证实,并且不能符合健全而有建设性的对话的指控。

南国政府在评论特别报告员的第六个定期报告时所提出的大多数问题涉及特别报告员和其助理工作人员在报道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的人权情况方面所用的方法。因此,南国政府毫不犹豫地认为特别报告员的资料来源不适合,有偏见。此外,南国政府认为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是根据未经核对的资料。

对这项批评,特别报告员想要指出以下几点。由于特别报告员所收到前南斯拉

夫境内有关据称侵犯人权的资料的高度敏感性质,他所选择的工作方法是以人权委员会所建立处理国别状况或主题的其他任务的框架内的惯例为依据。因此,在特别报告员有理由担心如果列举与指称侵犯人权事件有关的人或地点的名字会危害有关人士的生命及安全的案件中,他就故意将名字保密,不过,在特别报告员认为适宜且有用更详细说明某一侵犯人权的情况,他会不犹豫地这样做。

基于相同理由,特别报告员也不透露他所收到有关侵犯人权指控的资料来源。特别报告员的报告所根据的资料来自多方面的来源,包括个人、当地及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政府组织,这些来源提供的资料按惯例都经过核对和与其它独立报告加以比较,以便找出有关指称侵犯人权的事件的确凿证据。

特别报告员坚决否定南国政府坚称他对前南斯拉夫其它地区的塞族人的境况不予适当注意。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原则上他不分种族平等地注意所有在其任务规定的领土内其人权已经或正在遭到侵犯的人。因此,特别报告员在所有其报告中说明前南斯拉夫境内所有冲突各方侵犯人权的行为和他们的人权被侵犯的事件。

南国政府批评特别报告员在其有关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报告中不使用正式地名。对此,特别报告员想要指出在其报告出现的地名符合在前南斯拉夫境内活动的主要国际政府组织所定和所用的惯例。关于称为科索沃和桑扎克的地区,应进一步指出这些地名与人权委员会确定特别报告员的任务的第1994/72号和第1994/76号决议所用的方式相同。

南国政府在批评有关人身安全的第122-123段时,再次指责特别报告员的报告以未经证实的指控为根据。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想要指出他获得有关据报特别在,但并不完全在科索沃和桑扎克地区发生的许多酷刑和虐待案件的可靠而详细资料。还应当指出,特别报告员1994年7月21日关于酷刑问题的信详列据报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发生的许多酷刑和虐待案件。关于南国政府Zeljko Dzakula先生是在所谓的“塞尔维亚克拉伊纳共和国”被捕的说法,特别报告员指出这种说法与经证实Dzakula先生是在贝尔格莱德被捕的亲眼目睹的叙述完全相反。

就南国政府有关公开煽动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仇恨,特别报告员想要引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十条,其中规定:“一、任何鼓吹战争的宣传,应以法律加以禁止。二、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的主张,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者,应以法律加以禁止。”此外,人权委员会在其1983年7月29日第十九届会议上通过的一般评论第二十条规定“鉴于第二十条的性质,缔约国必须采取禁止在其中提到的行动的的必要法律措施”,并且“第2段是针对任何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从而构成煽动歧视、敌视或强暴的主张,不论这种宣传或主张对有关国家具有内部或外部的目的。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很清楚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有明确责任防止和阻止前面第二十条所提到的任何这种行为。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欣悉“Iskre i varnice”节目不再广播。

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状况问题,特别报告员指出这些问题将在未来的报告中加以讨论。不过,显然南国政府的一些评论在这里应予以答复。特别报告员喜见南国政府就放宽对塞尔维亚无线电台和电视台的限制拟议的法律作出解释。他还感到遗憾的是由于编辑错误,歪曲了第126段的意思。因此,有关句子应改为如下:“南国政府似乎不打算通过有关放宽对塞尔维亚无线电台和电视台的限制法律草案,该项法案是在总统表示不考虑以前提交塞尔维亚议会的。”此外,特别报告员认为修正现行法律的积极行动是朝向公共新闻媒介更加独立的令人鼓舞的步骤。

南国政府有关“事实上,斯普斯卡共和国军事当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人控制的地区的现存当局)只设有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代表能自由参观的军事拘留营”的说法违背真理。按照安全理事会1992年10月6日第780(1992)号决议所设专家委员会除其它外,收集了在由波斯尼亚塞族人控制的集中营内平民男女、儿童和老年人遭到残暴的许多证据,并且证据已载在其最后报告(S/1994/674)。

关于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依良心拒服兵役的问题,特别报告员仍然深信这应视为每一个人合法行使的权利,拒绝在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犯

下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武装部队中服兵役。因此,考虑到在前南斯拉夫的战争的性质和1991年至1992年南斯拉夫部队在其边境以外的地区进行战斗的事实,特别报告员认为拒服兵役的人有充分理由,不应把他们当作逃兵,而应视为依良心的反对者。

南国政府还把特别报告员认为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境内少数民族、宗教及语言人群的境况继续不断恶化的结论说成毫无事实根据。关于这一点,特别报告员想要指出这些调查结果是以从可靠来源收到的资料及经证实的报告为依据,说明对少数民族骚扰和歧视的许多案件。大多数不得不离开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成为难民的人是非塞族人这一事实使这些报告更加可靠。

至于科索沃的情况,南国政府坚称阿尔巴尼亚族人没有投诉遭到骚扰或非法刑事起诉。对此,特别报告员想提请注意从不同来源获得的直接资料,其中指出许多阿尔巴尼亚族人由于不信任当局,不愿意对例如警察部队提出指控。不管造成这种行为的理由,特别报告员指出这种不愿意接触当局的态度导致很少提起控诉的案件。关于被拘留在科索沃的人的境况,特别报告员已指出1994年7月21日他就酷刑问题给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政府写信,刊出最近收到的许多有关据报在该国发生酷刑和虐待事件的指控。至于南国政府说普里什蒂纳地区法院院长从未进行报告第140段所提到的会见,特别报告员仅指出这项声明不符合从可靠的非政府来源收到的资料。

关于南国政府的评论所提到在新帕扎尔被监禁和被控为构成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领土完整的威胁的25名伊斯兰教徒的境况,特别报告员注意到据报这些人自1993年5月23日起被拘留,并于1994年1月31日才开始对被告进行法律程序,即他们被捕大约8个月后。特别报告员还收到令人担心的报告,其中指出这些人受虐待和其审判第五次延期至1994年7月29日。据报道,有16名被拘留者最近停止了绝食抗议,1994年8月1日他们开始绝食,作为对推延程序的抗议。

关于上述的人和基于类似原因被拘留的其他人,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尽管一个国家有权调查对其公民提起的指控,它还有责任尊重其完整人格和其基本人权,包括

不过度延迟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和在拘留中不受酷刑、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权利。

关于伏伊伏丁那的情况,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不论该省的暴力的原因,当局一向有责任防止、调查和惩罚这种犯罪行为。在这方面,特别报告员喜见匈牙利当局和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当局之间的合作。

波斯尼亚塞族现存当局所提出的评论将在以后的报告加以说明。不过,特别报告员想要强调,由于很难进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塞族人控制的地区,越来越难以收集有关这些地区的人权情况的可靠资料。最近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代表多次被拒绝进入有关地区。

最后,特别报告员希望这些评论会澄清由南国政府批评特别报告员的第六个定期报告所引起的问题。特别报告员深信只有有建设性的对话才会最后导致改进前南斯拉夫境内的人权情况。